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15 January 2024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2024年1月15日苏丹问题专家小组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安全理事会第 1591(2005)号决议所设苏丹问题专家小组谨根据第 2676(2023)号决议第 2 段，随函转递专家小组的最后工作报告。

该报告于 2023 年 12 月 22 日提交安全理事会关于苏丹的第 1591(200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委员会于 2024 年 1 月 15 日审议了报告。

专家小组谨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本信和所附报告并将其作为安理会文件分发为荷。

苏丹问题专家小组

协调员

劳拉·维多利亚·贝尔纳尔·蒙卡达(签名)

专家

琥珀·拉森(签名)

专家

安德烈·科尔马科夫(签名)

专家

托马斯·万贾拉(签名)

专家

文森特·达拉克(签名)



苏丹问题专家小组的最后报告

摘要

到 2023 年 12 月中旬，快速支援部队已经控制了达尔富尔五个州中的四个，包括战略城市、补给路线和边境地区。快速支援部队占领了苏丹武装部队在南达尔富尔(10 月 26 日，尼亚拉)、中达尔富尔(10 月 31 日，扎林盖)、西达尔富尔(11 月 4 日，阿尔达马塔)和东达尔富尔(11 月 22 日，埃代因)的总部。这次行动由阿卜杜勒拉希姆·达加洛(快速支援部队副总司令)监督。在冲突的第一阶段(2023 年 4 月至 7 月)，快速支援部队占领了达尔富尔的大部分地区，包括苏丹武装部队在库图姆、凯卜卡比耶(北达尔富尔)和阿姆达福克(南达尔富尔)等地的重要基地。苏丹武装部队仅保留了在北达尔富尔州的存在，特别是其在法希尔的总部，但快速支援部队在与那里的达尔富尔武装运动进行非正式谈判后，没有袭击该总部。

随着快速支援部队的推进，针对平民的暴力席卷了达尔富尔。在西达尔富尔(朱奈纳、西尔巴、莫尔奈和马斯特里)，快速支援部队及同盟民兵尤其以马萨利特社区为目标。快速支援部队的同盟民兵系统地违反国际人道法。其中一些违法行为可能构成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快速支援部队及同盟民兵以境内流离失所者聚集地、平民居住区和医疗设施为袭击目标，并对妇女和女童实施了性暴力。仅在朱奈纳，就有 10 000 至 15 000 人被杀害。苏丹武装部队不仅无法保护平民，而且还在法希尔、尼亚拉和埃代因城区进行空中轰炸和猛烈炮击。交战方的这一行动造成了大规模的人道主义危机。

快速支援部队是靠以下三条支援线接管达尔富尔的：阿拉伯同盟社区；有活力、复杂的金融网络；贯穿乍得、利比亚和南苏丹的新的军事补给线。

虽然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均从 2022 年底开始在达尔富尔各地广泛开展招募活动，但快速支援部队更为成功。它得到了阿拉伯社区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在南达尔富尔和西达尔富尔。这场战争使达尔富尔(和科尔多凡)的阿拉伯社区凝聚了一种共同的阿拉伯身份认同感，使其暂停了由来已久的内部对抗。快速支援部队提供汽车、金钱和军衔，这进一步激励了土著领导人。阿拉伯社区为快速支援部队提供了人力资源和当地知识，这对于迅速占领达尔富尔各地的主要城市和补给路线至关重要。

快速支援部队在战前和战争期间建立了复杂的金融网络，使其能够采购武器、支付薪金、为媒体宣传提供资金、游说并收买其他政治和武装团体。快速支援部队将从战前黄金生意中赚取的大量收益投资于多个行业，创建了一个由多达 50 家公司组成的网络。快速支援部队的高级成员及其同伙拥有和控制该区域这些公司中的多家公司。Al Khaleej 银行在资助快速支援部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于 2023 年 3 月收到了一笔来自苏丹中央银行的转账，数额为 5 000 万美元。

快速支援部队利用这笔钱开发了新的军事装备和燃料补给线，这些补给线穿过乍得东部、利比亚和南苏丹。从 7 月起，快速支援部队部署了几种重型和(或)尖端武器，包括无人驾驶作战飞机、榴弹炮、多管火箭炮和便携式防空系统等防空武器。快速支援部队的这种新火力对达尔富尔和苏丹其他地区的力量平衡产生了巨大影响。新的重炮使快速支援部队能够迅速接管尼亚拉和朱奈纳，而其新的防空装置有助于对抗苏丹武装部队的主要资产，即空军。与此同时，苏丹武装部队无法为其达尔富尔驻军补充任何切实军需品，因为快速支援部队控制了库斯提和法希尔之间公路的大多数路段，而这条公路是苏丹武装部队从喀土穆到苏丹港的主要补给线。

与此同时，达尔富尔各武装运动面临选择支持苏丹武装部队还是支持快速支援部队的压力，这引发了各运动之间和内部的分裂。虽然大多数武装运动最初公开采取中立立场，但这一立场于 11 月 16 日发生了巨大变化，在那一日，包括明尼·米纳维(苏丹解放军-明尼·米纳维派主席)和吉布里尔·易卜拉欣(正义与平等运动主席)在内的数位武装运动主要领导人宣布支持苏丹武装部队。不过，各运动内部的分裂尚未产生任何影响，因为实地部队拒绝参加战斗。

虽然达尔富尔正在经历 2005 年以来最严重的暴力，但各区域和国际行为体努力在快速支援部队和苏丹武装部队之间进行调解。调解轨道过多，交战方立场顽固，区域利益相互角逐，这些因素相互结合，意味着这些和平努力尚未制止战争，尚未促成政治解决办法，也尚未解决人道主义危机。

目录

	页次
一. 导言	5
二. 达尔富尔冲突动态	5
A. 概览	5
B. 达尔富尔武装团体：中立遭到破坏，局面四分五裂	7
三. 基于族裔的招募：“民兵化”动态	10
四. 达尔富尔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的武器供应	14
五. 人道主义危机和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	18
六. 案例研究 1：朱奈纳和阿尔达马塔发生的针对族裔的暴力	21
七. 案例研究 2：尼亚拉冲突动态	31
八. 资助达尔富尔交战方	33
九. 调解举措	37
十. 达尔富尔局势对该区域的影响	39
十一. 旅行禁令	41
十二. 建议	41
附件	42

一. 引言

1. 安全理事会第 2676(2023)号决议第 2 段请苏丹问题专家小组至迟于 2024 年 1 月 13 日向安理会提交最后报告。专家小组在本报告中概述了自其任务期 2023 年 3 月 12 日开始以来得出的调查结果和开展的调查工作。
2. 由于安全局势，专家小组未能访问达尔富尔。不过，专家小组与一些对话者见了面并进行了电话访谈，其中包括苏丹政府、苏丹武装部队、快速支援部队、达尔富尔武装运动、《苏丹和平朱巴协议》的签署方和非签署方、民间社会代表，包括境内流离失所者、难民、暴力受害者和目击者、妇女组织和传统当局。此外，专家小组还会见了联合国不同机构和方案、联合国苏丹过渡时期综合援助团(联苏综合援助团)和外交界的代表。专家小组还在其任务期内访问了乍得、埃及、埃塞俄比亚、法国、肯尼亚、卡塔尔、南苏丹、乌干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3. 专家小组的工作方式完全符合安全理事会制裁的一般性问题非正式工作组建议的最佳做法和方法(见 S/2006/997)。专家小组收集并查阅了主要原始文件、照片证据和卫星图像。除此之外，它还通过案头研究、各种媒体和其他公开来源收集信息。上述不同来源对本报告所载信息进行了三角互证。

二. 达尔富尔冲突动态

A. 概览

4. 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之间的冲突于 4 月 15 日在喀土穆爆发，到该月月底蔓延到达尔富尔。在达尔富尔冲突的第一阶段(2023 年 4 月至 7 月)，快速支援部队控制了大片领土，包括苏丹武装部队在库图姆、凯卜卡比耶(北达尔富尔)和阿姆达福克(南达尔富尔)等地的重要基地。不过，苏丹武装部队维持了在达尔富尔的存在，特别是在该区域五个州首府的师总部。在朱奈纳(西达尔富尔)，快速支援部队与苏丹联盟武装团体于 5 月和 6 月爆发冲突，导致快速支援部队成员和当地阿拉伯民兵对平民、特别是对马萨利特人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见下文第六节)。在冲突的这一最初阶段，快速支援部队的工作重点是喀土穆，目标是将苏丹武装部队逐出该市。与此同时，签署《苏丹和平朱巴协议》的几个运动组建了一支联合部队，以护送人道主义车队前往法希尔。
5. 达尔富尔冲突的第二阶段始于 8 月，在这一阶段，快速支援部队发动了大规模军事行动，旨在全面控制该地区。由于有了新的武器补给线(见下文第四节)和在当地阿拉伯社区加紧招募人员(见下文第 28-30 段和第 105-107 段)，快速支援部队得到了加强，相继占领了苏丹武装部队在南达尔富尔(10 月 26 日，尼亚拉)、中达尔富尔(10 月 31 日，扎林盖)、西达尔富尔(11 月 4 日，阿尔达马塔)和东达尔富尔(11 月 22 日，埃代因)的总部(见表 1)。苏丹武装部队仅保留了在北达尔富尔州的存在，特别是在法希尔的总部。快速支援部队与在北达尔富尔有大量存在的达尔富尔武装运动进行了非正式谈判，之后并没有袭击苏丹武装部队这一

仅剩的基地(见下文第 13-18 段)。快速支援部队副总司令阿卜杜勒拉希姆·达加洛在该部队在达尔富尔开展的行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自 10 月以来亲自监督在五个州的军事行动。

表 1
2023 年达尔富尔各州首府的主要政治动态与军事行动年表

日期	政治事件	快速支援部队在达尔富尔各州首府的军事行动
4 月 24 日		快速支援部队及同盟民兵袭击了朱奈纳
5 月 11 日	快速支援部队和苏丹武装部队签署了《承诺保护苏丹平民的吉达宣言》。双方承诺保护平民，尊重国际人道法，允许人道主义行动	
6 月 14 日		西达尔富尔州州长哈米斯·阿巴卡尔在朱奈纳被杀害
6 月 19 日		快速支援部队及同盟民兵接管了朱奈纳前副州长 Tijani Karshoum 成为事实上的州长
6 月 21 日	吉达会谈休会	
10 月 21 日至 24 日	签署《苏丹和平朱巴协议》的民间社会和武装团体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会议。建立由前总理阿卜杜拉·哈姆杜克领导的进步民事联盟	快速支援部队袭击了苏丹武装部队在尼亚拉的第 16 师
10 月 25 日和 26 日	签署《苏丹和平朱巴协议》的各运动在朱巴举行会议。要求苏丹解放运动/解放军-过渡委员会(苏解/过渡委员会)和苏丹解放力量联盟宣布与苏丹武装部队结成联盟，并迁往苏丹港。这两个团体均拒绝了这些要求	
10 月 26 日	恢复吉达会谈	快速支援部队接管了苏丹武装部队在尼亚拉的第 16 师
10 月 31 日		快速支援部队接管了苏丹武装部队在扎林盖的第 21 师
11 月 1 日		快速支援部队袭击了阿尔达马塔
11 月 3 日	苏解/过渡委员会主席哈迪·伊德里斯被从主权委员会除名	
11 月 4 日	签署了新的吉达承诺。当事方重申 5 月 11 日签署的《吉达宣言》。此外，各方除其他外同意参加联合人道主义论坛，以保障人道主义准入	快速支援部队接管了苏丹武装部队在阿尔达马塔的第 15 师

日期	政治事件	快速支援部队在达尔富尔各州首府军事行动
11月16日	苏丹解放军-明尼·米纳维派和吉布里尔·易卜拉欣派(正义与平等运动(正义运动))宣布公开支持苏丹武装部队	
11月17日	哈迪·伊德里斯和塔希尔·哈贾尔宣布中立	
11月20日	苏丹解放力量联盟副主席 Abdallah Yahya 宣布与苏丹武装部队结成联盟	
11月21日	塔希尔·哈贾尔被从主权委员会除名	
11月22日		苏丹武装部队在埃代因的第 20 师向快速支援部队投降

6. 快速支援部队在达尔富尔的军事行动得到了各阿拉伯社区的支持，包括通过招募和协调获得的支持。这些阿拉伯社区的支持使快速支援部队获得了必要的人力资源、其他资源和当地知识，增强了其总体军事能力。事实证明，这种支持在快速支援部队控制战略城市、贸易路线和边境地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据观察在朱奈纳(见下文第六节)和尼亚拉(见下文第七节)提供了这种支持和协调。

B. 达尔富尔武装团体：中立遭到破坏，局面四分五裂

7. 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之间的总体冲突迫使达尔富尔各武装运动选择立场。这一难题引发了各运动之间和内部的分歧。最初，大多数武装运动公开采取中立立场。例外是苏丹解放军(苏解)穆斯塔法·坦博尔分支，该分支从一开始就支持苏丹武装部队在中达尔富尔对抗快速支援部队，以及西达尔富尔州州长哈米斯·阿卜杜拉·阿巴卡尔领导的苏丹联盟，该联盟的部队自6月以来一直在朱奈纳与平民并肩作战打击快速支援部队及同盟民兵。

8. 不过，11月16日，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当日，包括明尼·米纳维(苏丹解放军-明尼·米纳维派(苏解/米纳维派)主席)和吉布里尔·易卜拉欣(正义运动主席)在内的几位武装运动主要领导人宣布支持苏丹武装部队。在编写本报告之时，由于这些运动的部队反对参战，其官方立场的变化在当地没有造成直接后果。事实上，这些运动的战地指挥官，包括苏解/米纳维派的 Jabir Ishaq 少将和正义运动的 Hamid Iddris Gazam 少将，在当地与快速支援部队对应方谈判达成了一项非正式协议，以避免在北达尔富尔发生冲突。¹与此同时，包括哈迪·伊德里斯和米纳维在内的几位运动领导人与邻国的快速支援部队领导人举行了非正式会谈，以化解紧张局势。²

¹ 见 <https://twitter.com/RSFSudan/status/1725186152930414730?s=20>。

² 例如见《苏丹论坛报》，“伊德里斯说，达尔富尔领导人敦促快速支援部队停止对法希尔的袭击”，2023年12月12日。

1. 正义与平等运动内部的分裂

9. 8月14日，正义运动因对其在战争中的立场存在分歧而分裂为两个团体。7月，正义运动暂停了几名主要领导人的职务，其中包括负责监督正义运动安全安排的 Suleiman Sandal 和首席和平谈判员 Ahmed Tugod Lissan，因为他们7月初在恩贾梅纳会见了阿卜杜勒拉希姆·达加洛。被赶下台的领导人不同意吉布里尔·易卜拉欣与苏丹武装部队结盟。这一分裂尚未对正义运动在达尔富尔的军事力量产生任何重大影响。

2. 苏丹解放运动/解放军-过渡委员会和苏丹解放力量联盟领导人被主权委员会解职

10. 11月初，阿卜杜勒·法塔赫·布尔汉将军将哈迪·伊德里斯(苏解/过渡委员会)和塔希尔·哈贾尔(苏丹解放力量联盟)从主权委员会罢免。被罢免是因为他们拒绝将运动的总部迁往苏丹港，并拒绝公开支持苏丹武装部队。在10月举行的南苏丹调解会议上，苏解/过渡委员会和苏丹解放力量联盟领导人应邀讨论了《苏丹和平朱巴协议》签署方在解决冲突方面的作用。不过，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这次会议背后的意图是让他们公开与苏丹武装部队结盟并谴责快速支援部队，他们拒绝这样做。

11. 与正义运动一样，冲突导致苏丹解放力量联盟内部出现分歧。虽然塔希尔·哈贾尔领导的派别与快速支援部队关系密切，但苏丹解放力量联盟副主席 Abdallah Yahya 领导的派别和军队负责人 Abdallah Jana 于2023年11月公开宣布支持苏丹武装部队。³

3. 阿卜杜拉·班达对苏丹武装部队的支持

12. 苏丹正义与平等力量联盟是一个总部设在利比亚的达尔富尔武装团体，由阿卜杜拉·班达领导，它于11月公开宣布决定与苏丹武装部队联手打击快速支援部队。⁴ 不过，在编写本报告时，该声明对当地的军事平衡没有产生影响，因为国际刑事法院通缉的班达及其战斗人员仍留在利比亚。

C. 北达尔富尔：脆弱的现状⁵

13. 北达尔富尔的冲突动态与该区域其他地区不同，因为该州是签署《苏丹和平朱巴协议》的达尔富尔武装运动的据点。迄今为止，它是唯一一个没有被快速支援部队完全控制的州。

14. 在最初的暴力中，该州首府法希尔的地方当局在州长尼米尔·穆罕默德·阿卜杜勒·拉赫曼的领导下，于4月20日促成了一项停火协议，在苏丹武装部队、快速支援部队和签署《苏丹和平朱巴协议》的达尔富尔武装运动之间划分了这座城市。该协议允许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分别维持在该市西侧和东侧的阵地，并将中心地区指定为缓冲区，由各武装运动的联合部队控制。

³ 见同上，“另一个达尔富尔派别与苏丹军队联手打击快速支援部队”，2023年11月20日。

⁴ 同上。

⁵ 对达尔富尔各武装运动成员的访谈，2023年4月至12月。

15. 地方当局和各武装运动指挥官认真管理各种事件。例如，5月26日，快速支援部队违反停火，进入该镇抢劫中央银行在当地的分行。不过，这次袭击并没有导致爆发全面战斗。签署协议的各运动没有作出反应，表明它们急于避免战斗。

16. 在参谋长 Yusif Ahmed Yusif “Karjakola” 率领的苏丹解放军/阿卜杜勒·瓦希德派(苏解/瓦希德派)于7月下旬带着300辆汽车和数千名战斗人员从利比亚返回北达尔富尔后，北达尔富尔的安全局势变得更加复杂。这些部队驻扎在几个地区，包括塔维拉(北达尔富尔)和杰贝勒马拉(Fanga、Argo、Dali 和 Gorlangbang 等地)，以保护当地富尔社区。在编写本报告时，该部队的议程尚不清楚，但它没有选择支持苏丹武装部队或快速支援部队。



Karjakola、苏丹武装部队中校 Al-Sadiq Foka 和苏丹解放运动/解放军-过渡委员会副主席 Salah Adam Tor “Rasas” 在法希尔，2023年11月24日。

资料来源：专家小组在法希尔的消息来源。

17. 不过，8月下旬，在签署《苏丹和平朱巴协议》的各运动护送人道主义车队从苏丹港前往法希尔的问题上，当地的紧张局势加剧。快速支援部队指责武装团体利用这些车队向达尔富尔的苏丹武装部队提供军需品。9月3日，米纳维在苏丹港与布尔汉将军会晤，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加剧了米纳维与快速支援部队之间的不信任。

18. 10月，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当时，快速支援部队在接管尼亚拉后在法希尔周围集结了部队，由阿卜杜勒拉希姆·达加洛指挥，威胁要袭击苏丹武装部队的军事基地并接管这座城市。苏丹武装部队作出了反击，于10月31日和11月1日对快速支援部队的阵地发动了空袭。《苏丹和平朱巴协议》的一些签署方宣布支持苏丹武装部队，这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局势，但快速支援部队与各运动之间的实地谈判使局势降温。

三. 基于族裔的招募：“民兵化”动态

19. 自2022年底以来，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在积聚，又因有关框架协议的政治讨论而加剧。⁶自那时以来，双方一直通过在达尔富尔开展广泛的基于族裔的招募活动，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战争爆发后，交战双方继续并加紧了招募活动。他们还依靠在社区一级集结的当地武装民兵，他们对这些民兵进行动员、为其提供后勤支持并将其用作辅助部队。这种行动加速了达尔富尔社会的“民兵化”和武器在各社区内的扩散。这些因素可能会进一步破坏该地区的稳定。

A. 备战工作

1. 苏丹武装部队

20. 在冲突爆发前的几个月里，苏丹武装部队寻求与达尔富尔非阿拉伯社区的传统酋长结成联盟。苏丹武装部队特别锁定那些与阿拉伯人和快速支援部队存在持续问题的社区，如富尔人和马萨利特人。苏丹武装部队试图利用这些社区的支持来加强其部队。

21. 2023年2月，布尔汉将军和其他高级军官在喀土穆与富尔社区的高级别土著领导人举行了会议，参加会议的多位富尔族领导人证实了这一点。在讨论期间达成了一项谅解，即苏丹武装部队将招募数千名富尔青年，他们将部署在达尔富尔境内的富尔人地区，目的是保护富尔社区，不明言的目的是防范阿拉伯人和快速支援部队。该协议签署后，富尔族土著领导人开始编制将接受苏丹武装部队训练的社区成员名单，其中包括苏解/瓦希德派前战斗人员。不过，到战争开始时，这一招募进程尚未完成，随后停了下来。

⁶ 该框架协议于2022年12月由政府的军事组成部分(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和几个政党签署，获得联合国和非洲联盟的支持，规定了为期24个月的过渡期，旨在建立一个由文官领导的政府。

22. 随着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冲突前的几个月升级，苏丹武装部队试图招募穆萨·希拉勒领导的边防卫队的前成员，边防卫队已被解散并于 2017 年编入快速支援部队。苏丹武装部队还考虑对边防卫队进行改革。希拉勒与包括军事情报所副所长 Hassan Bilal 将军在内的苏丹武装部队领导人举行了会议，以探讨这种可能性。2023 年 3 月，苏丹武装部队利用希拉勒的侄子 Musa Omer Hilal 等前边防卫队军官，在 Gadeed el-Sayl(法希尔附近)和 Dawmayah (尼亚拉附近)集结了数百名战斗人员进行军事训练。大多数新兵来自希拉勒所属的马哈米德部族，该部族属于雷扎伊加特社区，因为苏丹武装部队利用了希拉勒和赫梅提之间的个人敌对关系，后者属于雷扎伊加特社区的马哈里亚部族。这些新兵中有几百人在北达尔富尔支持苏丹武装部队，参与了在法希尔和凯卜卡比耶与快速支援部队发生的冲突。据希拉勒所属的苏丹觉醒革命委员会内部的消息人士称，由于苏丹武装部队的财政资源有限，希拉勒的招募工作受挫。

2. 快速支援部队

23. 2023 年初，快速支援部队在达尔富尔启动了大规模的招募活动，重点是南达尔富尔和西达尔富尔，特别是在当地的阿拉伯社区中招募(见下文第六和第七节)。

B. 持续招募⁷

24. 战争爆发后，交战双方加紧了招募活动。在编写本报告时，招募活动仍在进行中。

1. 苏丹武装部队

25. 为了赶得上 8 月以来达尔富尔境内快速支援部队人员激增的情况，苏丹武装部队开展了更多努力，以招募新的战斗人员和辅助部队人员。在北达尔富尔，苏丹武装部队利用正义运动/达巴乔派(系前反叛团体，曾于 2013 年签署《多哈达尔富尔和平文件》，随后编入苏丹武装部队)从扎格哈瓦社区招募人员。9 月初，该运动的负责人巴希特·达巴乔(本人是苏丹武装部队少将)前往苏丹港并与布尔汗将军会面，此后，驻扎在法希尔的苏丹武装部队第 16 师招募了大约 4 000 名战斗人员并使其毕业。⁸ 据该团体内部的消息人士称，其中许多战斗人员是通过正义运动/达巴乔派的网络招募的。招募工作利用了扎格哈瓦社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敌意，而在快速支援部队威胁要控制被扎格哈瓦人视为其据点的北达尔富尔之后，这种敌意升级。

26. 据北达尔富尔的多个消息人士称，苏丹武装部队还得到了苏丹前总统奥马尔·巴希尔执政期间组建的一些准军事部队的支持。特别是，苏丹武装部队在

⁷ 本节是根据对包括土著领导人和有关武装团体在内的广泛对话者进行的面对面和电话访谈编写的。

⁸ 2023 年 10 月举行的一次毕业典礼见：www.facebook.com/share/v/5ahvxZALeZdWHk5w/?mibextid=KsPBc6。

法希尔与 Osman Kibir 担任北达尔富尔州州长期间(2011-2015 年)从其所属的 Bert 社区招募的民防军成员进行了协调。这些成员被称为“Kibir 的民兵”。⁹

27. 在 6 月朱奈纳事件发生后，苏丹武装部队与马萨利特社区代表之间达成了和解。该社区的几位土著、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包括苏丹联盟武装团体的马萨利特族领导人，访问了苏丹港，在那里他们与苏丹武装部队代表和政府当局举行了会议，讨论开展军事合作打击快速支援部队和招募马萨利特人加入苏丹武装部队的问题。不过，在乍得东部动员或支持武装的马萨利特人对苏丹武装部队来说似乎非常复杂，因为苏丹武装部队无法进入乍得。苏丹武装部队反而重点在加达里夫州(苏丹东部)的马萨利特社区招募人员。¹⁰

2. 快速支援部队

28. 这场战争使达尔富尔(和科尔多凡)的阿拉伯社区凝聚了一种共同的阿拉伯身份认同感，使其暂停了由来已久的内部对抗，比如马哈米德人和马哈里亚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些社区的成员联合起来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支持快速支援部队。¹¹ 在阿拉伯团结一致和获得大量财力的基础上，快速支援部队吸引了各种阿拉伯武装团体和民兵，包括以前的敌人。

29. 在达尔富尔和喀土穆的军事行动中，快速支援部队日益严重依赖这些新盟友。特别是，一些前指挥官和以前与快速支援部队的对手穆萨·希拉勒结盟的持不同政见团体在快速支援部队的军事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2022 年加入快速支援部队的希拉勒在利比亚的两名前领导人 Abdallah Hissene 和 Mohamed Khadam，以及著名的前阿拉伯叛军领导人、希拉勒的盟友 Ali Rizgallah “Safana”，如今在快速支援部队的行动中发挥着关键作用。9 月初，一支由与希拉勒分裂的多个团体(如苏丹觉醒革命委员会/民主派和苏丹觉醒革命委员会/集体领导派)数百名战斗人员组成的部队从利比亚来到达尔富尔。据这些团体内的多个消息人士称，他们如今在喀土穆打着快速支援部队的旗号开展活动。

30. 第三阵线-塔马祖伊这个团体最初与苏丹武装部队关系更为密切，¹² 但自战斗开始以来该团体的一些指挥官和派别也加入了快速支援部队。其中包括 Ahmed Adam Gouja，他以前曾在 2021 年和 2022 年参与在西达尔富尔与当局对抗的事件。8 月，第三阵线-塔马祖伊一个主要团体的负责人 Mohamed Ali Gurashi 宣布支持快速支援部队，他本人是来自东达尔富尔的雷扎伊加特人，以

⁹ 关于“基比尔民兵”的创建，见 Claudia Gramizzi and Jérôme Tubiana, *Forgotten Darfur: Old Tactics and New Players* (Geneva, Small Arms Survey, 2012)。

¹⁰ 在恩贾梅纳并通过电话对几位社区领袖和苏丹联盟领导人进行的访谈，2023 年 7 月至 12 月。

¹¹ 快速支援部队的战斗人员和盟友经常使用“aleutaawa”(العطاوة)一词来称呼来自达尔富尔和科尔多凡的阿拉伯社区联盟。

¹² 关于第三战线-塔马祖伊的起源，见 S/2022/48，附件 6。

前是苏丹武装部队的支持者。¹³ 在苏丹联盟武装团体的阿拉伯派系中，大多数主要领导人和指挥官，比如 Saad Mahil，也加入了快速支援部队。

C. 小武器和轻武器因“民兵化”进程而扩散

31. 上述进程助长了达尔富尔小武器和轻武器的大规模扩散。交战方向支持他们的平民提供武器，特别是快速支援部队向当地阿拉伯社区提供武器，警察也向朱奈纳的马萨利特人提供武器，但程度没有那么严重。在冲突期间，当地民兵抢劫了警察局的武器库，比如在尼亚拉。“民兵化”进程，特别是向当地社区分发武器的行为，导致若干地点的暴力升级。

32. 从6月起，在喀土穆作战的很多快速支援部队士兵，特别是冲突前在达尔富尔招募的士兵，开始返回自己的社区。他们带来了在喀土穆抢劫的货物，并带来了武器，这违反了目前的武器禁运。武装的阿拉伯人，包括快速支援部队的回返人员和叛逃人员，在尼亚拉¹⁴ 和朱奈纳¹⁵ 等主要城市周围的公开市场上售卖他们的一些武器。据当地消息人士称，AK-47 等突击步枪在这些市场上有售，价格约为830美元，而重机枪(比如12.7毫米口径)也有售，价格约为3300美元。

D. 分散的指挥和控制

33. 交战方过度依赖未经适当整编和训练就加入他们的独立指挥官，或过度依赖通过族裔网络招募的新战斗人员，这削弱了他们的指挥系统，一些新的地方指挥官和部队独立行动，推行自己的议程。由此造成的纪律涣散和缺乏内部凝聚力往往削弱了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的军事活动。例如，10月下旬，穆萨·希拉勒的战斗人员在与快速支援部队单独谈判后，在法希尔停止支持苏丹武装部队，并离开了后者的军事基地。专家小组获悉，在快速支援部队内部发生过数次新的战地指挥官拒绝服从领导人命令的情况。

34. 快速支援部队对基于族裔的招募活动的依赖助长了阿拉伯社区的族群间暴力。萨拉马特人和贝尼赫尔巴人之间以及萨拉马特人和哈巴尼亚人之间的冲突就说明了这一点。8月初，在尼亚拉以西136公里的Kubum爆发了贝尼赫尔巴和萨拉马特社区之间的冲突，这两个社区以前曾在南达尔富尔协助快速支援部队的招募工作。这两个团体的成员在战斗中使用了快速支援部队提供的军事装备。此外，专家小组还收到可靠的报告，称快速支援部队人员持有武器并携带弹药离开喀土穆、尼亚拉和扎林盖，以便与该地区的人民作战。萨拉马特人和贝尼赫尔巴人之间的冲突持续到11月。11月，萨拉马特人和哈巴尼亚人之间爆发了另一场冲突。萨拉马特战斗人员指责哈巴尼亚人与苏丹武装部队结盟。¹⁶

¹³ 见《苏丹论坛报》，“塔马祖伊团体在苏丹的持续战争中与快速支援部队结盟”，2023年8月17日。

¹⁴ 例如，在尼亚拉北部由阿拉伯人控制的Mawashi市场建立了一个名为Kajaik的子市场，出售枪支和抢来的货物。

¹⁵ 专家小组获得了关于这些“商店”的若干视频和证词。

¹⁶ 在专家小组观看的一段视频声明中，一名萨拉马特族指挥官指责哈巴尼亚人收到苏丹武装部队提供的30辆车。

这些冲突大多发生在布拉姆地区(南达尔富尔), 造成广泛的流离失所, 约有 6 000 户家庭在布拉姆镇和邻近地区寻求避难所。

四. 达尔富尔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的武器供应

35. 在达尔富尔冲突的最初阶段(2023 年 4 月至 7 月), 未在达尔富尔见到在喀土穆发现的先进军事装备和武器(苏霍伊 25、米格 29 和米格 24 飞机、攻击直升机、便携式防空系统和无人战斗机)。各部队(苏丹武装部队、快速支援部队、签署《苏丹和平朱巴协议》的各团体和民兵)使用了容易获得的武器和军事装备: 12.7 毫米和 14.5 毫米口径重机枪以及安装在 Landcruiser 车上的 ZU23 高射炮; 火箭榴弹; 迫击炮; 各种火箭发射器; 苏联时代 BTR 80 装甲运兵车; 以及各种小武器和轻武器。¹⁷

36. 不过, 自 8 月以来, 快速支援部队为控制达尔富尔主要城市而重新发动军事行动, 导致双方使用的军事手段升级。快速支援部队在人员激增的同时, 设法获得了新的补给路线(见下文第 38-49 段)。

A. 进攻性军事飞越

37. 自 8 月以来, 苏丹武装部队以进攻性军事飞越来应对达尔富尔境内快速支援部队人员激增的情况, 而这种飞跃是制裁制度所禁止的行动。苏丹武装部队数次用从达尔富尔以外的军用机场起飞的飞机, 对快速支援部队的阵地进行空袭。例如, 苏丹武装部队声称对 8 月 28 日和 29 日对快速支援部队在 Zuruk(北达尔富尔)的基地进行的空袭负责。¹⁸ 不同证人的证词、媒体报道和视频显示, 自 8 月以来, 苏丹武装部队还对尼亚拉、埃代因和法希尔地区的快速支援部队进行了数次空袭, 有时使用其安东诺夫安-32 型飞机(见下文第七节)。

B. 新的补给线

38. 自战争爆发以来, 苏丹武装部队达尔富尔驻军一直无法获得任何切实军需品的补给, 因为快速支援部队迅速控制了库斯提和法希尔间公路的大部分路段, 而这条公路是苏丹武装部队从喀土穆和苏丹港到达尔富尔的主要补给线。9 月初, 快速支援部队的一些成员和同情者指责苏丹武装部队与护送从苏丹港出发的人道主义车队的武装运动勾结, 特别是与苏解/米纳维派勾结, 利用这些车队将军需品运送到其法希尔军事基地。虽然专家小组在这些运动中的几个消息人士承认这是可能的, 但军需品太少、太有限, 无法改变冲突动态。

39. 另一方面, 自战争开始以来, 特别是自 7 月以来, 快速支援部队设法获得了通往达尔富尔和途经达尔富尔的新的武器、车辆和后勤补给线。目击者证词和视频显示, 快速支援部队在其自 8 月以来在达尔富尔加强的军事行动中使用了以前在那里没有使用过的几种重型和(或)尖端武器。这包括在尼亚拉、法希尔和朱

¹⁷ 正如许多目击者所观察到的那样, 以及照片和视频证据所证实的那样。

¹⁸ 见《苏丹论坛报》, “苏丹军队对利比亚边境附近的快速支援部队基地发动空袭”, 2023 年 9 月 2 日。

奈纳发现的无人驾驶作战飞机、榴弹炮、多管火箭炮和便携式防空系统等防空武器。

40. 快速支援部队的这种新火力对达尔富尔和其他地区的实地力量平衡产生了巨大影响。包括苏丹武装部队在内的各种当地消息人士称，快速支援部队新的重炮在占领尼亚拉和朱奈纳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见下文第六和七节)，而新的防空装置有助于快速支援部队对付苏丹武装部队的主要资产，即空军。例如，官方声明、各种当地消息来源和视频显示，10月，快速支援部队在尼亚拉地区击落了苏丹武装部队的一架安东诺夫型飞机。专家小组在一段关于击落飞机的快速支援部队机组人员的视频中发现了一个便携式防空系统，可能是 SA-7 型。¹⁹

C. 快速支援部队的新补给线

41. 专家小组确定了迄今仍在用于运送快速支援部队补给品的三条主要路线。一条主要路线途经乍得东部。自6月以来，多名航班跟踪专家观察到，从阿布扎比国际机场到乍得东部的安贾拉斯机场的货机频繁轮调，在该区域的肯尼亚，卢旺达和乌干达等国停留。²⁰ 一些媒体报道称，这些飞机在为快速支援部队运送武器、弹药和医疗设备。²¹ 2023年11月28日，苏丹武装部队中将兼主权委员会成员 Yasir al-Atta 提出了类似的说法，指责乍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途经安贾拉斯向快速支援部队提供军事支持。²²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回应了这些指控，称这些货机飞行是出于人道主义目的，特别是为了在安贾拉斯为苏丹难民建一所野战医院。²³

42. 根据专家小组从乍得和达尔富尔的消息来源收集的信息，这些指控是可信的。乍得东部和达尔富尔的一些消息人士，包括当地土著和行政领导人以及在这些地区活动的武装团体，向专家小组报告说，每周有数次从抵达安贾拉斯机场的货机上卸下武器弹药，²⁴ 然后将其装上卡车。由1至3辆卡车组成的小型车队在一辆装备了武器的 Landcruiser 车的护送下从西门离开机场，途经 Bao 或

¹⁹ 见 https://twitter.com/RSFSudan/status/1711483757411103161?t=WO_Kdj7r6Acfw4_nuDpT8g&s=08。

²⁰ 例如见 Gerjon, “A new mystery airlift between the UAE and Africa”, 30 June 2023。

²¹ 见 Declan Walsh, Christoph Koettl and Eric Schmitt, “Talking peace in Sudan, the U.A.E. secretly fuels the fight”, *New York Times*, 29 September 2023. and Nicholas Bariyo and Benoit Faucon, “A U.S. ally promised to send aid to Sudan. It sent weapons instead”, *Wall Street Journal*, 10 August 2023。

²² 见《苏丹论坛报》，“苏丹主权委员会成员谴责阿联酋为快速支援部队提供武器”，2023年11月28日。

²³ 例如见 Agenzia Nova, “Soudan. Les Émirats démentent les allégations d’envoi d’armes et de munitions aux Forces de soutien rapide”, 14 August 2023。

²⁴ 据报告，乍得安全部队成员所拍的几张照片显示有几批货物，包括成箱的武器和弹药，如56式突击步枪。例如见 <www.facebook.com/100064727614082/posts/pfbid0cc6qSijfU75eAZii79yVc34oiNV7Nwk2cngA9Cswa46NNGVpaF9gfCBxkjRNVpkdl/?d=n&mibextid=WC7FNe> 和 <www.facebook.com/100004271381101/posts/pfbid02aUUW5K7ixfu5jTsUhuEsX8VA7PAS6YaVVpRdQ6z8gBUk9jiYQL4BwVFUnCjYkSML/?d=n&mibextid=WC7FNe>。

Kariari 到达达尔富尔边境，在那里将货物交给快速支援部队，快速支援部队将货物运往其在 Zuruk(北达尔富尔乌姆巴鲁地区)的基地。²⁵ 一些武器被分配给快速支援部队在达尔富尔的阵地，而大多数武器则通过走私者通常使用的东北向沙漠公路从 Zuruk 运到喀土穆。专家小组于 2023 年 12 月 14 日致函乍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分享其调查结果。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 2023 年 12 月 21 日的答复中否认参与将武器和弹药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途经乍得运给快速支援部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还指出，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起飞的航班运送的是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见本报告附件 5)。截至 2023 年 12 月 22 日，专家小组尚未收到乍得的答复。

43. 几名因了解边境地区和沙漠路线而被选中的快速支援部队战地指挥官负责监督将武器运入达尔富尔和苏丹的工作。其中包括 2014 年加入快速支援部队的前苏解/米纳维派战地指挥官 Abdallah Chagab， he 现在是快速支援部队在喀土穆北部一名战地指挥官，来自扎格哈瓦社区。这些大规模、持续的补给品包括小武器和轻武器、无人驾驶作战飞机、防空导弹、迫击炮和各种弹药。²⁶

44. 多个消息人士称，特别是 Tebu 等利比亚南部社区成员和总部设在利比亚的达尔富尔武装团体成员中的消息人士称，快速支援部队使用了从利比亚南部进入达尔富尔的另一条补给路线。快速支援部队从那里采购了大量燃料。利比亚境内达尔富尔武装运动的一些人员由于与利比亚国民军的关系而能够以较低的价格购买燃料，从而在这一走私活动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属于这些运动的油罐车在其成员的护送下，途经利比亚-乍得-苏丹三国边境地区，往往途经安贾拉斯，将燃料运往北达尔富尔的快速支援部队。

45. 快速支援部队还从利比亚购买汽车，特别是 Landcruiser 车，这些汽车和燃料一样对其基于机动性和速度的军事战术至关重要。例如，专家小组了解到 9 月份的一个情况，当时快速支援部队从利比亚南部进口了几十辆新车。这些汽车被聚中在 Sabba，然后由快速支援部队雇用的司机途经库夫拉将其运到达尔富尔的 Zuruk。与希拉勒分裂的团体成员称，另一个情况是，当他们在 2023 年年中从利比亚途经达尔富尔返回苏丹以便加入快速支援部队时，这些团体带来了几十辆新的 Landcruisers 车，这是快速支援部队为他们购买的。

46. 快速支援部队还设法通过利比亚采购武器。例如，专家小组了解到，在冲突的头几周，快速支援部队要求总部设在利比亚的一个达尔富尔武装运动提供合作，将其在利比亚获得的火炮和弹药运往达尔富尔，并提议作为回报，将一部分装备送给该运动。虽然该运动的战地指挥官赞成这项交易，但交易并没有发生，因为该运动的负责人否决了它。

²⁵ 2017 年左右，赫梅提所属部族在他的叔叔朱马·达戈洛的领导下定居在 Zuruk。关于 Zuruk 和快速支援部队在那里设置的单位，见 Klass van Dijken, “Blood, sand and gold: victor’s city rises from ashes of Sudan’s civil war”, *The Guardian*, 29 February 2020.

²⁶ 此信息已获得若干军事和情报来源以及苏丹和乍得的当地对话者的三角互证。

47. 在从利比亚发起的行动中，快速支援部队与驻扎在利比亚南部的利比亚国民军数个旅协调并从中受益。其中包括 Subul al-Salam，这是一个以 Zuwaya 人为主的萨拉菲旅，驻扎在库夫拉，控制着与苏丹接壤的边境，快速支援部队的一些部队在战前就已经与该旅合作从事走私活动。利比亚的多个消息人士称，Subul al-Salam 在协助向快速支援部队补充燃料、汽车和弹药方面发挥了作用。在 Sabba 等南部地区派驻人员的第 128 旅也参与其中，该旅是达尔富尔武装运动的主要利比亚伙伴。

48. 最后，快速支援部队获得了一条始于南苏丹的燃料补给路线。运载燃料的卡车每周从朱巴开往瓦乌。用 Landcruiser 等民用汽车将燃料从瓦乌运到拉贾，然后途经凯菲亚金吉运到快速支援部队在南达尔富尔州控制的地区。虽然南苏丹当地军官，如瓦乌的一些军官，参与了走私活动，但南苏丹政府当局未在其中扮演任何角色。

49. 专家小组指出，向达尔富尔转移武器弹药的行为违反了武器禁运。

D. 来自中非共和国的武器

50. 苏丹和中非共和国境内的多个消息人士称，²⁷ 在冲突的头几周，快速支援部队在中非共和国东北部两次采购武器和弹药。第一次交易发生在 2023 年 4 月 28 日，3 辆快速支援部队的车辆从苏丹阿姆达福克地区驶向中非共和国比劳，在那里他们收到了第一批武器。5 月 3 日，在比劳以东约 25 公里的 Terféfé(中非共和国)发生了一次类似的交易。班吉的苏丹当局在第一次交易后向中非共和国政府提出了这个问题，这可能是第二次交货转移到更谨慎地点的原因。

51. 多个军方消息人士称，这些武器包括快速支援部队力求为对抗苏丹武装部队空军而采购的便携式防空系统和相关弹药。随后，快速支援部队将这些军需品从中非共和国运往南达尔富尔，途经阿姆达福克地区，最后抵达喀土穆。

52. 这些行动由在阿姆达福克地区开展活动的快速支援部队指挥官 Abdallah al-Jazouli 协调和实施。al-Jazouli 是 Taisha 社区成员，在 2023 年初隶属于快速支援部队之前，长期以来一直是边境地区活跃的武器走私者。他因向中非共和国各反叛团体供应武器而闻名。此外，al-Jazouli 与驻扎在 Terféfé 镇的卡拉族苏丹保持着良好的商业关系。²⁸ 快速支援部队从事上述武器采购和运输活动，违反了武器禁运。

²⁷ 对苏丹政府、联合国官员和军方消息人士的访谈。

²⁸ 关于 al-Jazouli 过去的武器走私活动，见 S/2019/930。

五. 人道主义危机和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

A. 概览

53. 据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称，自苏丹冲突开始以来，截至 12 月 7 日，估计已有 120 000 人被杀害。²⁹ 冲突造成了大规模的人道主义危机，导致大约 680 万人流离失所(540 万境内流离失所者和 140 万难民)。³⁰

54. 在达尔富尔，暴力活动加剧，特别是在城市地区，这对平民造成了严重影响。有情报人士称，仅在朱奈纳就有 10 000 至 15 000 人被杀害。境内流离失所者约有 470 万人，其中 170 万人是首次流离失所，原有的 300 万境内流离失所者中有许多人是第二次或第三次流离失所。³¹ 冲突是粮食不安全的主要驱动因素，达尔富尔一半以上的人口面临严重饥饿。³² 暴力对妇女和儿童产生了具体影响，她们遭受更多的性暴力和其他违法行为，包括儿童权利受到侵犯。

55. 总体而言，冲突导致苏丹 140 多万人逃往邻国，其中一半以上逃往与达尔富尔接壤的国家。大约 555 000 人逃离西达尔富尔的暴力，越过边境进入乍得，那里的局势岌岌可危，因为人道主义援助工作缺乏必要资金，无法应对激增的需求。此外，许多人冒着危险穿越东达尔富尔前往南苏丹避难。

B. 交战方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

56. 根据 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和习惯人道法，对平民的不相称和无差别袭击、对平民的虐待(酷刑、强奸、杀害、大规模逮捕和拘留)、强迫流离失所、掠夺和破坏包括人道主义资产在内的重要民用基础设施以及对人员的袭击构成战争罪。³³ 其中一些违法行为可能已构成危害人类罪。³⁴

1. 在人口稠密地区进行无差别炮击和空中轰炸、袭击重要民用基础设施和抢劫

57. 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在人口稠密地区无差别地使用重炮和进行炮击，严重影响朱奈纳、尼亚拉、扎林盖和埃代因的平民(见第六和七节)。苏丹武装部队对法希尔、尼亚拉和埃代因城区进行了空中轰炸。双方的炮击造成供水、环境卫生、卫生保健和教育等基本服务所需的重要民用基础设施普遍被摧毁。学校、医院、市场、政府大楼和人道主义资产主要遭到快速支援部队及同

²⁹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苏丹：人道主义状况最新通报”，2023 年 12 月 7 日。

³⁰ 国际移民组织(移民组织)，“流离失所跟踪信息总库苏丹：每周流离失所概况(13)”，2023 年 12 月 12 日。

³¹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署)，“苏丹达尔富尔激烈冲突造成近 4 000 人死亡，平民财产被毁”，2023 年 10 月 17 日。

³²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苏丹：持续的冲突和经济衰退导致粮食安全危机加剧》，2023 年 8 月 3 日。

³³ 严重违反 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另见《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八条。

³⁴ 禁止危害人类罪是国际法的一项强制性规范，对所有国家均有约束力；另见《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七条。

盟民兵抢劫，并因交战双方的炮击和轰炸而遭到破坏(关于尼亚拉、扎林盖和朱奈纳破坏情况的卫星图像，见本报告附件 2 至 4)。

2. 新的流离失所情况和针对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的暴力行为

58. 西达尔富尔、南达尔富尔和中达尔富尔的许多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在冲突前依赖人道主义援助，这些营地遭到袭击和限制，使缺乏医疗服务、供水和食物的情况更加严重。在扎林盖的哈萨海萨营地，富尔人占多数，自冲突开始以来，该营地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一直被困在快速支援部队和苏丹武装部队的交火中，交火造成了人员伤亡。当地消息人士报告说，有青年男子在快速支援部队控制的检查站被拦下，并被拒绝进入其他地区，因为他们被怀疑加入苏丹武装部队。³⁵ 最后，10月31日，当快速支援部队接管苏丹武装部队在扎林盖的基地时，至少有 16 250 名境内流离失所者被暴力赶出营地。专家小组收到了地方监测员的报告，称有 24 名妇女被快速支援部队人员强奸(显示哈萨海萨营地受到影响和遭到破坏的地图和卫星图像见本报告附件 2)。³⁶

59. 到 10 月，卡尔马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尼亚拉)严重人满为患，收容了多达 500 000 名逃离尼亚拉暴力的境内流离失所者。境内流离失所者报告说，该营地被快速支援部队包围，他们遭到抢劫，无法离开，而且在试图离开时，还在快速支援部队控制的检查站遭到任意拘留。妇女遭到了性暴力侵害。营地严重缺乏食物。

60. 据当地消息人士称，80 000 名境内流离失所者，其中大多数是从法希尔北部、尼亚拉、扎林盖、朱奈纳、塔维拉和库图姆流离失所的妇女和儿童，在法希尔拥挤的校舍中找到容身之地，或被留在露天场所。境内流离失所者处于脆弱状态，急需卫生保健服务和食物。

3. 广泛的骚扰、任意逮捕、拘留、酷刑以及要求支付赎金作为释放条件

61. 专家小组收到的报告称，快速支援部队及同盟民兵广泛地骚扰、殴打、任意逮捕和拘留、酷刑和杀害社区领导人、律师、记者、抵抗委员会成员和人权活动家。之所以以这些人为目标，主要是因为他们冲突前和冲突期间开展工作，继续监测、报告和倡导反对交战方的侵权行为。

62. 例如，达尔富尔律师协会向专家小组报告说，20 多名同事遭到快速支援部队及同盟民兵威胁，16 名成员遭到了任意拘留和酷刑，7 名成员被杀害。³⁷ 此外，专家小组记录了至少 10 起案件，在这些案件中，法希尔、朱奈纳和尼亚拉的著名女性人权活动家、律师和记者遭到骚扰和殴打，其中一些人遭到快速支援部队人员及同盟民兵的强奸威胁或被其杀害。此外，专家小组约谈的妇女报告说，

³⁵ 对幸存者和当地消息人士的访谈，2023 年 9 月至 11 月。

³⁶ 当地消息人士；另见移民组织“流离失所跟踪信息总库苏丹紧急警报：达尔富尔中部扎林盖(扎林盖镇)的冲突”，2023 年 11 月 1 日。

³⁷ 达尔富尔律师协会证实，4 名成员在朱奈纳被杀害，3 名在尼亚拉被杀害。经证实的酷刑案件：朱奈纳 6 起，扎林盖 2 起，尼亚拉 5 起，法希尔 3 起。

她们因开展监测活动，在尼亚拉和法希尔遭到苏丹武装部队威胁。³⁸ 尽管许多人因担心生命安全而逃离达尔富尔，但他们继续收到威胁。例如，在法希尔，一位著名的女律师两次遭到快速支援部队的威胁、任意拘留和酷刑。³⁹ 她虽然逃离了苏丹，但却继续收到威胁。同样，苏丹武装部队在法希尔任意拘留和审讯了一名著名女记者。⁴⁰

63. 同样，在法希尔、扎林盖、尼亚拉和朱奈纳，快速支援部队，有时还有苏丹武装部队，因怀疑平民与其敌对交战方在族裔上结盟而骚扰、任意逮捕、拘留平民并对其实施酷刑。这影响到阿拉伯和非洲人社区。⁴¹ 例如，在法希尔的一名阿拉伯援助工作者不断遭到苏丹武装部队骚扰，苏丹武装部队因他的族裔而指责他与快速支援部队结盟。他遭到了任意逮捕、拘留和审讯，在这以后逃离该市。⁴²

64. 快速支援部队通常要求支付赎金才能释放被他们拘留的人。专家小组收到的信息显示，在 Murnei(西达尔富尔)至少有 9 起个人因被怀疑支持苏丹武装部队而被拘留的案件。大多数被释放的人不得不支付了赎金。⁴³ 在尼亚拉，快速支援部队及同盟民兵绑架了一名著名律师，并要求支付大笔赎金以将其释放。该律师随后被杀害，被丢弃在一条公路边，他的遗体经认定有遭受酷刑的痕迹。⁴⁴

4. 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

65. 冲突升级使妇女和女孩面临性暴力风险加大。性暴力不仅普遍存在，而且随着冲突的推进，在整个达尔富尔地区有所升级。专家小组约谈了可靠的性暴力和性别暴力问题地方监测员，他们报告说，4 月至 8 月期间发生了 262 起强奸案。⁴⁵ 由于报告不足、总体上缺乏获得卫生保健服务的机会、缺乏互联网连接以及担心遭到受害者社区的污名化和边缘化，这些数字可能会高得多。

66. 据报告，在快速支援部队控制的所有地区，快速支援部队成员及同盟民兵实施了广泛的性暴力。⁴⁶ 9 至 75 岁的妇女和女童在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在旅

³⁸ 对地方监测员和活动家的访谈，2023 年 10 月至 11 月。

³⁹ 对当地律师的访谈，2023 年 10 月至 11 月。

⁴⁰ 对多名记者和活动家以及当地消息人士的访谈，2023 年 6 月至 11 月。

⁴¹ 对多名记者、地方监测员、活动家、律师及社区领导人的访谈，2023 年 6 月、7 月、10 月和 11 月。

⁴² 对幸存者的访谈，2023 年 10 月。

⁴³ 赎金从 10 000 至 800 000 苏丹镑不等。

⁴⁴ 专家小组采访的可靠当地消息人士，2023 年 10 月至 11 月。另见《苏丹论坛报》，“人权维护者在南达尔富尔遭绑架后被暗杀致死”，2023 年 8 月 4 日。

⁴⁵ 按发生地点分列的 262 起案件如下：快速支援部队在法希尔北部(27 起)、库图姆(19 起)、塔维拉(8 起)、朱奈纳(63 起)和尼亚拉(145 起)控制的地区。

⁴⁶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在尼亚拉、朱奈纳、扎林盖和法希尔对地方监测员进行的访谈。

行时、在检查站和自己家中都有被强奸的危险。⁴⁷ 在侵犯过程中，种族诽谤是常见的。在朱奈纳，妇女因其属于马萨利特族裔而成为目标(见下文第六节)。在尼亚拉，几乎所有性暴力案件都发生在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和非洲人居民区。在扎林盖和法希尔也观察到类似模式。⁴⁸

67. 绑架、勒索赎金和性剥削是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模式的一部分。例如，可靠的当地消息人士报告说，在尼亚拉由快速支援部队控制的 Aldaman 酒店发生了至少 25 起绑架、强奸和性剥削案件。专家小组收到的报告称，在朱奈纳，16 名女童被多名男子绑架并在快速支援部队的一所房子里遭到强奸(见下文第六节)。

5. 侵犯儿童权利、招募和使用儿童

68. 达尔富尔冲突的升级使儿童面临的性暴力、杀戮和大规模被迫流离失所的风险加大。学校遭到抢劫、占领或破坏，获得人道主义援助的机会有限。此外，专家小组还收到关于交战双方招募和使用儿童的资料。当地消息人士证实，在快速支援部队和苏丹武装部队的队伍中看到儿童，包括在法希尔、扎林盖和尼亚拉的招募营地。专家小组的消息人士报告说，阿拉伯社区领导人招募男童加入快速支援部队。有些人提到，有男童在城市的征兵中心自焚。据当地消息人士称，在尼亚拉，有人向未成年的新兵许诺，会分给他们 200 000 至 500 000 苏丹镑的款项和抢来的财物。⁴⁹

六. 案例研究 1：朱奈纳和阿尔达马塔发生的针对族裔的暴力

A. 概览

69. 4月24日至6月19日期间，西达尔富尔的朱奈纳市爆发了激烈的暴力活动。暴力过后，快速支援部队于11月4日接管了苏丹武装部队在阿尔达马塔的第15师。各社区之间历史上的族裔紧张关系是由著名的军事、政治和传统领导人出于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而精心策划的。快速支援部队及同盟民兵蓄意袭击平民居住区、境内流离失所者聚集地和营地、学校、清真寺和医院，同时抢劫民宅、国际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大院。此外，他们还故意使对社区生存至关重要的水泵无法使用。快速支援部队及同盟民兵蓄意袭击马萨利特社区。

70. 暴力周期分为九个不同的阶段(见表 2)。在所有阶段中，暴力的强度在两种主要模式之间波动：快速支援部队使用重炮在平民居住区进行大规模协调的袭击，主要目标是大多数马萨利特人居住的城市南部(第 1、3 和 5 阶段)；相对平静期(第 2 和 4 阶段)，在此期间，快速支援部队与同盟民兵主要从事的活动包括：再补给(往往通过抢劫)、调动部队、设立检查站以限制民众、袭击马萨利特社区

⁴⁷ 对来自这两个地区的多名地方监测员以及性暴力和性别暴力问题专家的访谈，2023年6月、7月、10月和11月。

⁴⁸ 对地方监测员的访谈，2023年4月至11月。

⁴⁹ 对地方监测员和记者的访谈，2023年4月至11月。

的著名领导人，以及在全城战略性地部署狙击手以限制民众出行(在朱奈纳暴力期间使用的武器和弹药见本报告附件 1)。

71. 随着城市被围困和西达尔富尔州州长哈米斯·阿卜杜拉·阿巴卡尔被杀，袭击浪潮达到顶峰，6月14日，人们最后一次看到他，当时他与快速支援部队西达尔富尔州指挥官 **Abdel-Rahman Juma Barktallah** 将军在一起(第6阶段)。因此，平民从朱奈纳被迫大规模流离失所到乍得阿得雷和阿尔达马塔(位于朱奈纳西北6公里处，是苏丹武装部队总部所在地)(第7阶段)。最近一波暴力发生在11月1日至3日(第8阶段)，最终于11月4日接管了苏丹武装部队在阿尔达马塔的第15师(第9阶段)。

72. 在第1至第7阶段，苏丹武装部队仍被限制在军营内，一些部队驻扎在州长家附近。在整个袭击过程中，苏丹武装部队未能保护民众。此外，在州长于6月14日被处决后，驻扎在他住所周围的部队离开了该市，返回了他们在阿尔达马塔的军营。与此同时，由于缺乏弹药，签署《苏丹和平朱巴协议》的团体苏丹联盟在制定有组织的军事战略以击退袭击方面面临挑战。因此，苏丹联盟成员在其相关居民区内进行单独抵抗，有些人还战略性地驻扎在州长办公室和住所等地点。

73. 在缺乏保护的情况下，2019年12月下旬 **Krinding** 一号营地遇袭后成立的马萨利特人自卫团体承担了保护民众的责任。由于军事训练不足，拥有的装备低劣，主要包括轻武器，他们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无法对侵略作出有效的反击。

74. 11月1日，快速支援部队对苏丹武装部队在阿尔达马塔的第15师发动了袭击，围困了平民和士兵。阿尔达马塔是苏丹武装部队在西达尔富尔的最后堡垒，也是6月事件后朱奈纳唯一收容马萨利特人的地方。

75. 11月1日至3日期间，快速支援部队及同盟民兵袭击了阿尔达马塔，并与苏丹武装部队士兵、5月加入苏丹武装部队总部的一些苏丹解放力量联盟战斗人员、苏丹联盟和马萨利特自卫团体成员发生战斗。11月3日，苏丹武装部队若干成员逃到杰贝勒穆恩的 **Sulay'ah**。11月4日，剩余的苏丹武装部队士兵、马萨利特自卫团体成员和苏丹联盟战斗人员向乍得撤退，大约60辆车进入乍得，向乍得当局交出武器和弹药。同一天，快速支援部队控制了苏丹武装部队第15师，占领了阿尔达马塔，并拘留了许多战斗人员和平民(见下文第98-100段)。快速支援部队逮捕的人员包括苏丹武装部队在朱奈纳的军事情报负责人 **Al-Walid Atallah**，快速支援部队指控他向各当地社区分发武器弹药，从而在朱奈纳引发族群间冲突。

76. 在占领阿尔达马塔后，快速支援部队在社交媒体 X(前身为 Twitter)上发布了一段视频，视频显示事实上的州长 **Tijani Karshoum** 与该地区的族群成员一起行走，并参与清洁工作。⁵⁰ 11月17日，**Abdel-Rahman Juma Barktallah** 将军在电视

⁵⁰ 见 <https://twitter.com/RSFSudan/status/1723058260423365070?s=20>。

上向其士兵发出指示，要求他们维护法治，保护公民，并为从乍得安全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提供便利。⁵¹

表 2

朱奈纳和阿尔达马塔冲突的各个阶段

阶段	日期	主要行动
1	4月24日至27日	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首次发生冲突。战斗蔓延到南部居民区。快速支援部队在马萨利特人居住地区，包括在 Al Jabal 和境内流离失所者聚集地使用了重炮
2	4月28日至5月11日	快速支援部队在城内和周围重新补充和集结士兵和阿拉伯同盟民兵，为下一次进攻做准备。快速支援部队以著名的马萨利特族领导人为目标
3	5月12日至26日	快速支援部队及同盟民兵恢复了对马萨利特人居住区及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和聚集地的重炮攻击
4	5月27日至6月5日	快速支援部队恢复了重新补充和集结同盟民兵的工作。快速支援部队以马萨利特族个人为目标。快速支援部队在城里安置了新的狙击手，以限制民众出行
5	6月6日至13日	快速支援部队用重炮对马萨利特人居民区，包括新的和原有的境内流离失所者聚集地以及州长住所周围地区发动了协调的攻击
6	6月14日	西达尔富尔州州长被杀害
7	6月15日至19日	平民被迫从朱奈纳大规模流离失所到阿德雷和阿尔达马塔。快速支援部队以逃离的马萨利特社区成员为目标
8	11月1日至3日	快速支援部队袭击了阿尔达马塔，袭击了为避难而逃离的马萨利特人和马萨利特族著名领导人
9	11月4日	快速支援部队接管了苏丹武装部队第15师总部

B. 军事、政治和土著领导人之间的协调

77. 这些袭击是由快速支援部队及阿拉伯同盟民兵策划、协调和实施的。协助快速支援部队袭击朱奈纳并与其进行协调的阿拉伯社区领导人包括 Amir Masar Abdurahman Aseel(朱奈纳西郊马哈米德社区领导人)和 Tijani Karshoum(也来自马哈米德社区，驻守 Al Jabal，是签署《苏丹和平朱巴协议》的运动苏丹解放力量联盟的成员，于2022年7月获任副州长)。

78. Amir Masar 和 Karshoum 与当地其他一些阿拉伯领导人一起，协助招募民兵以便与快速支援部队并肩作战，这些领导人包括 Agid Ismail al-Bideri(来自马哈里亚社区)、Amir Hafiz Hassan(来自米塞里亚社区)和 Amir Hamid Dawai(Awlad Rashid 社区领导人)。1月，其中几名领导人在喀土穆会见了快速支援部队的领导人，并为换取金钱招募了其社区成员。朱奈纳最大规模的动员发生在4月15日喀土穆冲突开始前几周，一直持续到4月24日(冲突第1阶段)。在朱奈纳各个地

⁵¹ 见 <https://twitter.com/RSFSudan/status/1725466481901642062>。

区和周围地区集结民兵。这些地区包括 Jabal (Karshoum 所在街区)和 Wadi Rati (南部)、Rigil al-Kubri(西部)、Um Al-Qura(北部)和 Um Duwaym(东部)。此外，还在 Masar 所在地区、Kaskidik、Kurti、Umm Sidera、Dula Laham、Adar 和 Sukri 聚集民兵。在整个冲突期间，这些地点继续充当民兵集结地。

79. 快速支援部队在居民区设立了地方总部，充当行动中心。Masar 经常到访其中一些总部，分发武器并与快速支援部队的同盟民兵协调。此外，同盟民兵建立了自己的行动中心，快速支援部队军官经常到访这些中心进行协调。其中最大的中心位于前动物资源部大楼内，其他中心位于 Nasaim 地区、Arbukni(一个称为 13 号供水点的地区)和 Abdala Abdala 学校。

80. 快速支援部队及同盟民兵之间的协调远远超出了城市边界。朱奈纳和阿德雷(乍得)之间的公路由快速支援部队及同盟民兵协调控制。Mohamed Bashir 负责每个检查站(检查站的数量在 9 到 3 个之间波动，取决于哪一天)的混合部队(快速支援部队的同盟民兵)并与 Agids 协调这些部队的部署。他们还在安全通行程序方面进行合作。例如，控制 Adikong 地区(乍得和苏丹边境地区)的 Agid、Anur Fayeia Abouda(马哈米德社区)与 Bashir 一起参加了开放乍得和苏丹边境的地方谈判。

81. 必须指出，并非所有阿拉伯社区成员都参与了暴力，很多成员积极保护马萨利特人。马萨利特人在其阿拉伯裔邻居家中避难，这些邻居帮助他们逃到阿德雷。很多马萨利特族领导人因其阿拉伯裔邻居保证和声明他们无罪而获释，他们对此表示感激。

C. 朱奈纳的治理真空

82. 6 月 14 日朱奈纳沦陷后，出现了治理真空。Tijani Karshoum 试图占据这一空间，营造一种治理的面貌，同时与快速支援部队和有影响力的当地阿拉伯民兵领导人协调。例如，该事实上的行政当局与联合国人道主义机构和国际非政府组织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进行谈判，在编写本报告时，此种援助有限，主要集中在当地阿拉伯社区。不过，到 11 月，传统阿拉伯领导人各自控制着自己的领地，很少或根本未注意 Karshoum 行政当局。与此同时，8 月初离开朱奈纳的 Abdel-Rahman Juma Barktalla 将军在扎林盖作战，并在袭击阿尔达马塔前几天返回，在朱奈纳机场附近建立了基地，并被阿卜杜勒拉希姆·达加洛任命为第 15 师指挥官。

D. 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⁵²

83. 专家小组从对受害者和目击者的 120 多次访谈中收集了证据和证词，他们一致报告说，快速支援部队及同盟民兵违反了国际人道法。这场冲突导致出于族裔动机的被迫大规模流离失所，自冲突开始以来，估计有 555 000 人抵达乍得。⁵³

⁵² 本节根据 2023 年 5 月至 7 月在乍得阿德雷、坎帕拉和内罗毕进行的访谈、联合国机构提供的书面证据、对民间社会组织进行的访谈及其提供的书面和照片证据以及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访谈编写。

⁵³ 见移民组织，“流离失所跟踪信息总库苏丹：每周流离失所概况(13)”。

84. 6月15日，快速支援部队在一份公开声明中否认参与这些违法行为，并要求进行独立调查。⁵⁴ 在6月19日的一段录音中，快速支援部队西达尔富尔指挥官 Abdel-Rahman Juma Barktallah 将军否认快速支援部队参与暴力；相反，他指责苏丹武装部队挑起当地社区之间的紧张关系，指责无法无天的不法分子袭击马萨利特人，包括杀害州长哈米斯·阿巴卡尔。在6月20日快速支援部队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段录音中，赫梅提说，将成立一个内部调查委员会，并将其派往朱奈纳，与独立调查组(如成立)合作。⁵⁵ 在编写本报告时，尚不清楚调查工作是否已开展。

1. 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

85. 快速支援部队及同盟民兵犯下的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很普遍。可靠的地方监测员向专家小组报告说，4月27日至5月29日期间，在 Jabal 和 Madaris 地区发生了 63 起强奸事件。这名消息人士和来自朱奈纳的其他可靠消息人士称，妇女和女童(有些年仅 14 岁)在快速支援部队控制的世界粮食计划署储存设施内(35 起案件)、在自己家中或在因暴力而流离失所后返回家中取财物时，遭到快速支援部队人员强奸。对马萨利特人和非阿拉伯社区的种族诽谤是袭击的一部分。此外，专家小组收到的报告称，16 名女童在 Jabal 和 Thawrah 居民区被快速支援部队士兵绑架，并在快速支援部队的一所房子里被强奸。由于得不到医疗服务，缺乏通信手段，而且暴力持续不断，这些数字可能会更高。

2. 系统、广泛的抢劫和出于族裔动机的袭击

86. 对医院、清真寺、学校、政府大楼、市场、供水点和人道主义房舍等民用物体的系统、广泛的袭击、抢劫和破坏使人们无法获得基本服务。用作避难所的清真寺和学校遭到袭击。居民区和住宅不断遭到袭击、抢劫、焚烧和破坏，在所针对的居民区，马萨利特人和其他非洲人遭到骚扰、身体攻击、性骚扰、性虐待，有时遭到处决。马萨利特社区还在较小的范围内参与了市中心的抢劫，抢劫对象主要是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房舍(破坏情况的卫星图像见本报告附件 3)。

3. 狙击手无差别地以平民为目标，造成平民自行禁足

87. 快速支援部队在主要道路上部署狙击手，他们无差别地以平民为目标，包括妇女、孕妇和年轻人。所有目击者都看到该市道路上有许多尸体，据报道有 92 人死亡，21 人受伤。虽然证人无法证实死亡总人数，但有人报告称，一天内看到的尸体超过 13 具。目击者证实，他们看到尸体被用作路障。狙击手的威胁、快速支援部队和民兵在市内设置的多个检查站以及持续的袭击使该市南部居民区居民被禁足，那里的人们获得食物和水的机会有限。

⁵⁴ 见 <https://twitter.com/rsfsudan/status/1669325565118107650?s=48&t=9UpbqtEhdvNghN7ebfoOA>。

⁵⁵ 见 <https://twitter.com/generaldagllo/status/1671142854108798976?s=48>。

照片 1

朱奈纳散落的尸体，2023 年 6 月 16 日



资料来源：公开照片，经专家小组证实。

4. 系统地以境内流离失所者聚集地为目标

88. 朱奈纳地区有 120 个境内流离失所者聚集地，收容了 80 000 多人，其中大多数是在以前其所在社区遇袭时流离失所的马萨利特人。⁵⁶ 在最近的暴力活动期间，这些聚集地遭到系统的袭击、抢劫、焚烧和破坏。对这些地点和居民区的严重、广泛的袭击导致人们再度流离失所。

89. 平民在不同学校和清真寺寻求避难，Madaris 的 Azahara 女子寄宿学校成为一个大型聚集地，估计有 1 000 个家庭，人数超过 5 000 人。旁边的 Algadima 学校为 3 500 个家庭提供了避难所。这些地点和其他地点遭到了重炮和迫击炮轰炸。6 月 12 日，有证人转述说，一天之内约有 26 枚炸弹击中境内流离失所者聚集地。虽然确切数字难以确定，但有证人报告说，伤亡人数很多，包括妇女和儿童，有些人估计每天伤亡人数为 60 至 70 人。

⁵⁶ 2019 年 12 月和 2020 年 1 月，Krinding 一号和二号营。见 [S/2023/93](#)，第十一节。

照片 2

在朱奈纳冲突期间成为目标并遭到破坏的境内流离失所者聚集地



资料来源：机密。

照片 3

在朱奈纳冲突期间成为目标并遭到破坏的境内流离失所者聚集地



资料来源：机密。

5. 出于族裔动机系统、定向杀害马萨利特社区著名成员

90. 出于族裔动机的定向杀戮活动是系统性的，在这些活动中，快速支援部队及同盟民兵袭击了马萨利特社区著名领导人名单上的人员、人权活动家、律师、教师和记者的住宅。幸存者报告说，由于他们的职业和马萨利特族裔身份，他们成为袭击目标并受到威胁。至少有两名著名律师因参与涉及以前马萨利特社区遇袭事件的法律案件而成为快速支援部队及同盟民兵的直接袭击目标并被杀害。⁵⁷ 三名著名医生和七名工作人员成为直接袭击目标并被杀害。著名社区领导人遭到骚扰，有些领导人被处决。人权活动家在监测和报告这些事件时被杀害。

6. 对医院和医疗设施的定向袭击

91. 快速支援部队及同盟民兵抢劫和破坏了所有医院和医疗储存设施，导致卫生保健服务崩溃。这些袭击的直接后果是，37 名患有分娩并发症的妇女和 200 名透析病人死亡。⁵⁸ 此外，有证人说，一些病人在诊所被处决，急诊室遭到袭击。5 月 6 日，由于医疗用品短缺，已故州长哈米斯·阿卜杜拉·阿巴卡尔试图将重伤者疏散到乍得。由于快速支援部队要求支付高额的安全通行费，该计划失败了。

7. 在阿尔达马塔寻求保护：强迫流离失所和大规模杀害平民

92. 在州长被杀之后，马萨利特人和其他非洲人社区决定在阿尔达马塔寻求保护。午夜时分，包括妇女、儿童、伤者和老人在内的数千人、车辆和牲畜组成的车队从 Madaris 和 Jamarek 居民区出发前往阿尔达马塔。在接近 Ashati 地区和 Anasim 桥时，快速支援部队及同盟民兵无差别地向车队开火。幸存者报告说，估计有 1 000 人被杀害。

93. 为了躲避袭击，车队被分开，至少有 100 名试图过河的人溺亡。快速支援部队及同盟民兵杀害了大约 300 名逃离西部的人(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数千名平民仍留在阿尔达马塔，他们极其脆弱，无法获得食物和药品。⁵⁹ 11 月，这些马萨利特族幸存者成为目标并遭到袭击(见下文)。

8. 逃往阿德雷

(a) 步行：滥射和即决处决

94. 6 月 14 日至 17 日，估计有 12 000 人步行离开朱奈纳前往阿德雷，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⁶⁰ 在接近快速支援部队检查站时，妇女和男子被分开并遭到骚扰、搜查、抢劫和身体攻击。快速支援部队及同盟民兵无差别地向数百人的腿部开

⁵⁷ 涉及 2019 年 Krinding 遇袭和 2020 年 Misterei 村遇袭事件的法律案件。

⁵⁸ 非洲之角妇女战略倡议，“新闻谈话：在朱奈纳可找到灭绝种族的踪迹”，2023 年 6 月 16 日。

⁵⁹ 寻求避难的人中包括逃离 Kuraynik、Sisi 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和莫尔奈的暴力的各社区成员。

⁶⁰ 大约 27 至 30 公里。

枪，以防止他们逃跑。⁶¹青年男子尤其成为目标，并被盘问属于哪个族裔。很多人在被认定为马萨利特人后遭到即决处决，头部中弹。妇女遭到身体攻击和性侵犯。滥射还造成妇女和儿童伤亡。所有证词都提到沿路有许多尸体，包括妇女、儿童和青年男子的尸体。⁶²

(b) **乘车：骚扰、任意拘留和即决处决**

95. 很多难民通过向快速支援部队及同盟民兵付钱而抵达阿德雷。⁶³还在快速支援部队和民兵的多个道路检查站支付了费用，乘客遭到抢劫，并被盘问属于哪个族裔。很多幸存者报告说，他们担心会被认出他们是马萨利特族教师、人权活动家、律师或著名领袖。被疑为马萨利特族战斗人员的男子被即决处决，其他人则被任意拘留，并被带到朱奈纳的拘留中心。与步行的人一样，这些证人报告说，他们看到路边有许多尸体，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尸体。一名证人说，她在途中看到 105 名死亡的儿童。

9. **收集尸体和乱葬坑**

96. 由于朱奈纳有狙击手、实行禁足和存在持续的暴力威胁，无法收集尸体，尸体因此开始腐烂。最后，快速支援部队开始清除该市的战场残留物。6 月 17 日，经快速支援部队批准，苏丹红新月会志愿人员开始收集道路上和房屋中的尸体，包括在境内流离失所者聚集地和人们寻求避难的其他地点发现的尸体。一名志愿人员报告说，他工作了一周，把大约 400 具尸体装上卡车，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的尸体，很多人头部有枪伤。尸体被埋在多个乱葬坑中。联合国人权办公室收到的报告显示，至少有 13 个乱葬坑。⁶⁴

97. 11 月 3 日夜，苏丹武装部队离开第 15 师，没有提醒阿尔达马塔的平民注意该师撤离和向快速支援部队投降的情况。随后，11 月 4 日，快速支援部队控制了阿尔达马塔，并让平民禁足。有战斗人员被拘留，其中大多为以前在苏丹武装部队总部避难的马萨利特社区和其他非洲人部落的成员。快速支援部队报告说有 700 名战俘，在编写本报告时，这些人不知身在何处。

10. **2023 年 11 月阿尔达马塔的暴力**

98. 在 11 月 1 日至 3 日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发生最初冲突后，8 000 多人逃往阿德雷，其中大多数是马萨利特族妇女和儿童。⁶⁵大多数马萨利特族男

⁶¹ 6 月 16 日，阿德雷的无国界医生组织正式报告说，在州长被杀后的三天内治疗了 622 名伤者。见无国界医生组织，“仅在三天内就有 600 多名在战争中受伤的苏丹人抵达乍得东部的阿德雷医院”，2023 年 6 月 16 日。

⁶² 很多人在 Adikong 被拦住。报告证实，这一地区有多具尸体。

⁶³ 每人 30 000 至 40 000 苏丹镑。

⁶⁴ 见联合国苏丹过渡时期综合援助团(联苏综合援助团)，“苏丹问题特别代表兼联苏综合援助团团长福尔克尔·佩尔特斯在安全理事会的发言”，2023 年 9 月 13 日。

⁶⁵ 见难民署，“苏丹：难民署警告说，达尔富尔针对平民的暴力和侵犯人权行为日益增加”，2023 年 11 月 10 日。

子无法通过快速支援部队和民兵控制的检查站。目击者向专家小组报告说，快速支援部队及同盟民兵在检查站盘问人们属于哪个族裔，并对他们进行骚扰、抢劫、殴打、鞭打和任意拘留。在这三天里，阿拉伯裔家庭也逃离暴力，越过边境进入乍得。相比之下，这些家庭包括设法通过了检查站的少年男子和成年男子。⁶⁶

99. 在居民区和当地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快速支援部队及同盟民兵突袭了住宅，搜查马萨利特族男子和年轻人。他们随后抢劫并纵火焚烧了许多住宅。据当地消息人士称，被疑为马萨利特人的男性青少年和成年人遭到快速支援部队及同盟民兵处决。一名幸存者报告说，他藏在尸体中(见照片 4)。有消息人士证实，照片中的尸体是被快速支援部队及同盟民兵杀害的马萨利特族平民。此外，至少有两位马萨利特社区著名领导人成为目标并被处决。例如，11 月 5 日，本地原有行政当局成员 Mohammed Arbab 与其家人一起被处决。⁶⁷ 据估计，一天之内有 66 名马萨利特族男子被即决处决。⁶⁸

照片 4

在阿尔达马塔杀害马萨利特平民，2023 年 11 月



资料来源：广为流传的照片，已由专家小组核实。

100. 快速支援部队及同盟民兵任意拘留了数百名少年男子和成年男子，并对其施以酷刑。专家小组约谈的一名幸存者报告说，他与数百名其他被拘留者一起被拘留并遭受酷刑，其中只有四人逃脱。⁶⁹ 据目击者说，虽然妇女没有成为直接目标，但有些妇女死于滥射，并遭到性暴力。虽然估计总体死亡人数很难确

⁶⁶ 对目击者和乍得入境点监测员的访谈，2023 年 11 月。

⁶⁷ 对幸存者、记者、活动家和社区领导人的访谈，2023 年 11 月至 12 月。

⁶⁸ 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苏丹：阿尔达马塔的杀戮事件”，2023 年 11 月 17 日。

⁶⁹ 在乍得阿德雷对阿尔达马塔幸存者进行的访谈，2023 年 11 月。

定，但报告显示有 800 至 2 000 人被杀，据报还有许多人失踪。⁷⁰ 据幸存者说，快速支援部队及同盟民兵强迫被拘留的平民收集并埋葬尸体。专家小组收到的信息显示至少有三个乱葬坑。⁷¹

七. 案例研究 2：尼亚拉冲突动态

A. 概览

101. 8 月，快速支援部队加紧了攻占尼亚拉的行动，当时，该部队在实现其在喀土穆的剩余军事目标方面遇到了困难。尼亚拉是苏丹第二大城市，也是与南苏丹和中非共和国的商业中心。快速支援部队副总司令阿卜杜勒拉希姆·达加洛监督了这次突击行动，这表明夺取这座城市很重要。

102. 7 月，快速支援部队包围了第 16 师总部。10 月 26 日，快速支援部队经过四天的突击控制了该基地，并完全控制了该市和南达尔富尔州。该基地驻有苏丹武装部队西部地区指挥部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炮兵、工兵和装甲车。

103. 快速支援部队是借助苏丹武装部队驻军的内部分裂取胜的，这一分裂体现在，8 月 21 日，苏丹武装部队指挥官 Yasser Fadlallah al-Khidr al-Saim 被他的一名士兵杀害，数十名苏丹武装部队士兵叛逃。快速支援部队最后的接管是快速支援部队与苏丹武装部队新指挥官 Hussein Muhammad Jawdat 准将谈判的结果。

104. 11 月 22 日，快速支援部队发布指令，以应对尼亚拉的违法行为，强调要作出治理假象。阿卜杜勒拉希姆·达加洛敦促居民返回家中。快速支援部队指示警察和社区领导人管理城市的日常治理。

B. 冲突前在南达尔富尔开展大规模招募活动⁷²

105. 2023 年 2 月和 3 月，南达尔富尔农村地区的许多年轻人被集结在尼亚拉，随后被送往位于喀土穆地区的快速支援部队训练营，如 Tayba 和 Omdurman。目击者和视频片段证实，运送这些新兵的卡车出现在尼亚拉。这些新兵来自当地阿拉伯社区，包括 Tarjam 人(Bulbul Timbisco 地区)、贝尼赫尔巴人(Eid al-Fursan)、哈巴尼亚人(布拉姆)、Taisha 人(阿姆达福克地区)、Sa'ada 人(Gardut 地区)、米塞里亚人(Nitega 地区)和法拉塔人(图鲁斯地区)。

106. 土著领导人向快速支援部队输送数百名社区成员，作为交换，他们得到了汽车、金钱等奖励，在某些情况下还得到了快速支援部队的军衔。传统领导结构内部的多个消息来源证实了这些安排。例如，法拉塔族酋长(最高传统领导人)Mohamed al-Futi Ahmed al-Samani 在 2018 年 12 月革命后与赫梅提关系密切，他积极参与挑选他的社区成员，包括 Abdallah Yagoub，该人成为快速支援部队在尼亚拉的一个著名指挥官。

⁷⁰ 见《苏丹论坛报》，“快速支援部队在西达尔富尔阿尔达马塔杀害 2 000 多名平民”，2023 年 11 月 10 日，以及难民署，“苏丹：难民署警告说，达尔富尔针对平民的暴力和侵犯人权行为日益增加”。

⁷¹ 在阿德雷对阿尔达马塔幸存者和地方监测员进行的访谈，2023 年 11 月。

⁷² 本节是根据 2023 年 4 月至 11 月期间对南达尔富尔包括土著领导人和有关武装团体在内的广泛对话者进行的面对面和电话访谈编写的。

107. 快速支援部队的一些军官在招募过程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特别是，达尔富尔快速支援部队和平委员会的著名成员、赫梅提的亲戚 Taha Humaidan 与 al-Nazir Yunis(来自米塞里亚社区)和该委员会的另一名关键成员一起负责招募工作。快速支援部队和平委员会充当各种族群间冲突的调解人，上述军官在该委员会开展的部分工作是与许多传统领导人建立牢固的联系，这已证明对快速支援部队的招募工作有利。

C. 军事和土著领导人之间的协调⁷³

108. 像在西达尔富尔那样，快速支援部队对苏丹武装部队尼亚拉师队的进攻得到了数个阿拉伯社区成员的协助，这些成员是为开展这些行动而招募并配有武装的。这些地方民兵成员经常骑着摩托车，参与各种活动，如袭击个人、入室盗窃、抢劫和偷盗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汽车。

109. 传统酋长协助调动当地阿拉伯社区的武装人员。Tarjam 族酋长 Mohamed Ibrahim 公开呼吁他所属社区支持快速支援部队，导致许多 Tarjam 族成员抵达尼亚拉支持快速支援部队并参与抢劫。同样，5月17日，米塞里亚族酋长 Al-Tijani Abdulgadir Mohamed Osman 发表声明，表示支持快速支援部队。Osman al-Nur 是 Awlad Rashid 社区的一名酋长(传统领导人)，他也动员社区成员支持快速支援部队。此外，法拉塔族酋长派了几十名战斗人员支持尼亚拉的快速支援部队。

110. 快速支援部队的军官还在动员民兵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为此征募自己所属社区的成员以支持快速支援部队。在与苏丹武装部队的冲突中，al-Nazir Yunis 动员了他所属的米塞里亚社区的成员，导致他们遭受重大损失。快速支援部队的另一位重要指挥官 Adam Aboushanab 积极参与南达尔富尔的快速支援部队采矿公司，他从自己所属的 Ereigat 社区招募了几十名成员来支持快速支援部队的努力。

D. 尼亚拉的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

111. 据当地消息人士称，快速支援部队及同盟民兵潜入并控制了平民居住区，抢劫并占领了他们的住所和公共建筑。苏丹武装部队对其怀疑的居民区进行无差别和不成比例的重炮轰击，炮弹击中了民宅，造成了最严重的平民生命损失。作为报复，快速支援部队在对苏丹武装部队第 16 师的炮击中击中了基地附近的平民居住区。很多平民在交战方的交火中丧生。例如，8月21日，苏丹武装部队炮击了一个市场，造成 24 人死亡。⁷⁴ 同样，8月22日，大约 41 名平民(主要是妇女和儿童)在尼亚拉南部的 Taiba 桥下躲避时被苏丹武装部队的炮弹击中丧生。⁷⁵

⁷³ 同上。

⁷⁴ 见 Mat Nashed, “Sudan’s armed forces fails to protect civilians during air raids: activists”, *Al Jazeera*, 13 September 2023。

⁷⁵ 2023 年 10 月采访的当地消息人士；另见《苏丹论坛报》，“炮击在南达尔富尔州首府造成数十名平民死亡”，2023 年 8 月 29 日。

112. 9月3日和13日，苏丹武装部队的军事对策呈现了新的层面，自冲突开始以来，苏丹武装部队首次在达尔富尔对平民居住区进行空中轰炸。当地消息人士报告说，空袭造成至少54名平民丧生，许多人受伤，但医疗设施有限，因为只有一家医院在运作。持续炮击和更多空中轰炸摧毁了该市的大部分地区及其公共基础设施，包括主要市场。通讯网络中断严重阻碍了对局势的监测。水电服务被切断，食物供应有限。进入市场的机会很少，而且由于没有经济机会，许多人难以付款购买商品，同时物价飞涨(显示尼亚拉遭到破坏的情况的卫星图像见本报告附件4)。

113. 估计死亡人数难以确认。猛烈炮击和空中轰炸导致被迫流离失所者大幅激增，南达尔富尔州是达尔富尔境内流离失所者逃离人数最多的州，约有794 000名平民逃到附近的北达尔富尔州(法希尔)和东达尔富尔州(埃代因)各地。⁷⁶

114. 此外，快速支援部队及同盟民兵任意逮捕和拘留、绑架和杀害平民，同时还实施性暴力、抢劫和招募儿童行为(见上文第61-67段)。

八. 资助达尔富尔交战方

A. 概览

115. 到目前的冲突爆发时，快速支援部队和苏丹武装部队都已经在苏丹和该区域拥有大量财力。例如，快速支援部队控制了苏丹的大部分黄金贸易。⁷⁷快速支援部队将从黄金生意中赚取的大量收益投资于多个行业。虽然苏丹武装部队也控制了几个重要的经济部门和公司，⁷⁸但由于这些资产中有很多总部在喀土穆或设在喀土穆，因此其从这些部门和公司获得的利润在战争开始后逐渐缩水。目前，苏丹武装部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与之结盟的富人和商人资助其军事能力。⁷⁹

116. 快速支援部队和苏丹武装部队依赖这些投资和资源为其行动供资，其中一些投资和资源是通过代理公司和子公司拥有的。这些资金被用来采购武器、支付薪金、资助媒体宣传、游说并收买其他政治和武装团体，包括在达尔富尔这么做。⁸⁰

⁷⁶ 见移民组织，“苏丹问题的区域对策：最新局势”，2023年11月21日。

⁷⁷ 见 Reem Abas, “Money is power: Hemedti and the RSF’s para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 in Sudan”, Tahrir Institute for Middle East Policy, 26 July 2023。

⁷⁸ 包括军事装备生产(国防工业系统公司)、慈善组织和烈士组织等。见 Suliman Baldo, “Sudan struggles to control its parastatals”, May 20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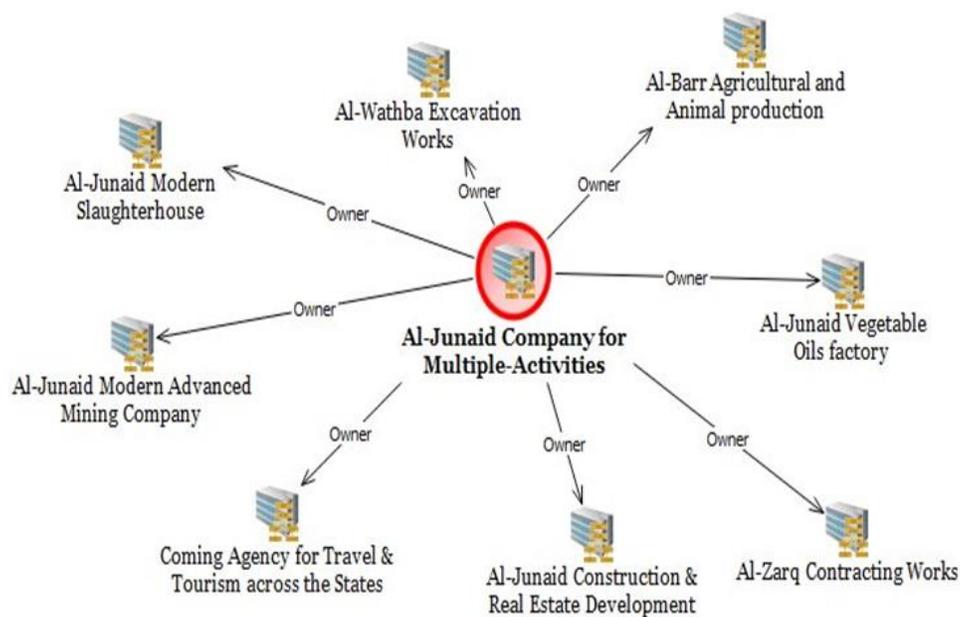
⁷⁹ 例如，专家小组收到的报告称，有多名商人为苏丹武装部队购买军事装备。

⁸⁰ 达尔富尔武装运动的几名领导人和成员承认，他们的团体获得了交战方提供的金钱和后勤支持。

117.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专家小组收到的信息显示，多达 50 家与快速支援部队有关联的公司⁸¹ 直接或间接为该部队提供资金。专家小组设法证实，其中几家公司的所有人是快速支援部队高级成员及其同伙，其中大多数总部设在该区域各国。对这些信息的分析显示，投资于多个部门，包括采矿、安保、农业、制造业、房地产、建筑以及咨询和旅游等服务业。因此，例如，如图一所示，Al-Junaid 多种活动公司是多个实体的控股公司。该公司的所有人是阿卜杜勒拉希姆·达加洛(快速支援部队副总司令)和 Abduljabbar Mohamed Ahmed(据信是达加洛家族的一个亲戚)。⁸² 专家小组估计，Al-Junaid 多种活动公司持股总值达数百万美元。⁸³

图一

Al-Junaid 公司(与快速支援部队有关联)的多部门投资



资料来源：根据专家小组 2023 年 8 月和 12 月从机密来源收到的信息和文件制作。

B. 代理公司

118. 快速支援部队在其存在期间投资于苏丹境外的多个代理实体。专家小组查明的这些实体继续改变所有权和业务性质，以逃避审查。与此同时，在苏丹和该区域继续征聘人员，以帮助管理这些实体及其不断变化的所有权。例如，在

⁸¹ 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内部消息人员提供的机密文件。直接参与交易的其他机密消息人士证实了这些文件的真实性。

⁸² 一家金融机构向专家小组提供的机密文件显示，截至 2021 年 7 月，这两人各自拥有 50% 的股份。

⁸³ 专家小组在 2023 年 11 月和 12 月进行的访谈中了解到的该实体净值从 50 亿美元至 100 亿美元不等。专家小组查阅的各种报告表明，例如，快速支援部队(其主体公司是 Al Junaid)仅在 2018 年的四个星期内就出口了价值 3 000 万美元的黄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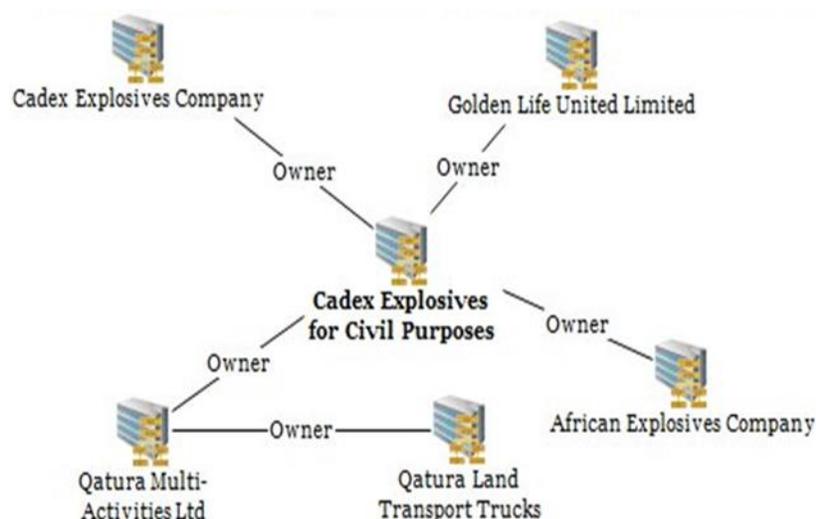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苏丹中央银行的一名前高级官员成为快速支援部队的财务顾问，帮助其管理代理公司和实体组成的复杂网络。⁸⁴

119. 据多个机密消息人士和专家小组查阅的文件指出，Al Khaleej 银行的大部分所有权在 2019 年被与快速支援部队有关联的个人和实体收购，此后，该银行成为资助快速支援部队的工具。机密消息人士与专家小组分享的文件显示，2023 年 3 月，即战争开始前几周，苏丹中央银行向 Al Khaleej 银行转账 5 000 万美元。据报告，此举是 5 月 14 日中央银行行长 Hussain Yahia Jankol 被解职的原因，因为他被认为支持快速支援部队。⁸⁵

120. 这种惯技的另一个突出例子是 Cadex 民用爆炸物公司，如图二所示，该公司部分由快速支援部队的关联公司拥有，而这些关联公司在多个其他实体中拥有股份。这些代理公司继续为快速支援部队的活动提供财政支持。⁸⁶

图二

快速支援部队关联公司的多层次所有权



资料来源：根据专家小组于 2023 年 8 月收到的报告和资料制作。

C. 内部资助

121. 在战争开始后，苏丹财政部立即于 4 月 18 日停止向快速支援部队成员支付薪金。不过，这一事态发展并没有影响快速支援部队的军事行动。快速支援部队开始以现金形式直接向其主要指挥官支付款项。例如，快速支援部队内部

⁸⁴ 专家小组于 2023 年 9 月在开罗采访的人员说明了快速支援部队文职人员组成结构。这一点也于 2023 年 11 月得到了专家小组当地消息人士的证实。

⁸⁵ 快速支援部队内部知情者和情报来源，2023 年 6 月和 12 月。

⁸⁶ 专家小组于 2023 年 8 月获得并查阅的机密文件。这一工作也是在 2023 年 11 月和 12 月与当地消息人士协作进行的。

的消息人士向专家小组报告说，赫梅提的叔叔 Juma Dagalo 负责监督快速支援部队在 Zuruk (北达尔富尔) 的行动，他定期收到快速支援部队支付的款项。

122. 专家小组收到的信息还显示，快速支援部队和苏解/米纳维派等其他武装团体向经过其在达尔富尔控制的地区的车队和车辆勒索安全通行费和保护费。在控制达尔富尔大部分地区后，快速支援部队在传统贸易路线上，比如在奥贝德到法希尔以及阿姆达福克到尼亚拉的贸易路线上，设置了数个检查站和路障。苏解/米纳维派和签署《苏丹和平朱巴协议》的其他团体在北达尔富尔，特别是在通往利比亚的公路上设置了类似检查站。

123. 专家小组还记录了包括《苏丹和平朱巴协议》签署方和快速支援部队在内的各武装团体开展的走私活动和其他犯罪活动细节。例如，这些团体从喀土穆途经达尔富尔向乍得走私抢来的货物，包括车辆。

D. 矿产资源/黄金

124. 尽管黄金产量因战争而大幅下降，但黄金仍然是交战方的一个收入来源。治理真空和对黄金行业缺乏控制使黄金走私网络蓬勃发展。例如，一名与快速支援部队有关联的苏丹黄金交易商于 2023 年 5 月在迪拜收到了 50 公斤黄金。这是战争爆发以来首次发运的黄金，发自喀土穆，经苏丹港过境。⁸⁷ 自战争开始以来，以前出口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大部分黄金现在被走私到埃及。^{88、89}

1. 对达尔富尔/苏丹的黄金进行摸底

125. 专家小组对达尔富尔的黄金和黄金生产情况进行了摸底，黄金生产是为冲突供资的更广泛工作的一部分。广泛的研究和分析包括采访对黄金贸易有详细、深入了解的专家，以及查阅机密消息人士提供的文件。达尔富尔(有五个州)虽然是一个重要的黄金产区，但却不是最大的黄金产区。苏丹 18 个州中共有 15 个州生产黄金，红海州是最大的产区。

126. 苏丹的黄金开采有两种方式：特许公司和手工采矿。在 2023 年 4 月之前快速支援部队控制了达尔富尔的大部分地区，在那里开采的黄金在该国黄金总产量中占很小的百分比。⁹⁰ 有报告显示，苏丹开采的黄金有 50% 以上没有通过正规渠道交易，而是走私出境。⁹¹ 快速支援部队在达尔富尔有两家记录在案的特许公司，运作地点在南达尔富尔的 Radom、Singo Aghbash 和 Daraba。

⁸⁷ 包括快速支援部队内部知情者在内的多名消息人士与专家小组分享了这一信息。

⁸⁸ 专家小组查阅的多份报告和对机密消息人士的访谈，2023 年 11 月至 12 月。

⁸⁹ 见 Sudeep Kainee, “Egyptian national arrested with 6.5 kg gold from Kathmandu airport”, *Kathmandu Post*, 10 December 2023.

⁹⁰ 专家小组采访的苏丹采矿业官员估计，这一百分比为 30%。

⁹¹ 见 CGTN Africa, “More than 50 per cent of gold in Sudan is illegally smuggled out”, YouTube, 7 April 2023. 可查阅 www.youtube.com/watch?v=gYdLUaUzMk。

2. 达尔富尔手工采金业

127. 手工采金量在苏丹黄金开采量中占 30%。例如，在达尔富尔，在由各种武装行为体控制的几个矿场进行手工采金，这些武装行为体包括快速支援部队、苏解/瓦希德派和当地族裔民兵，比如来自南达尔富尔 Sa'ada 的民兵。苏解/瓦希德派控制了杰贝勒迈的金矿，特别是 Turiyah 的金矿。⁹²

九. 调解举措

A. 概览

128. 自冲突开始以来，各区域和国际行为体启动了调解举措：非洲联盟、政府间发展组织(伊加特)、邻国集团和吉达停火倡议。这些举措促使设立了各种工作组和委员会，并拟定了旨在解决苏丹危机的路线图。不过，这些举措所提建议和所作承诺(比如建立人道主义走廊)没有一项得到执行。调解轨道过多，协调不充分，交战方立场顽固，再加上区域利益相互角逐，意味着这些和平努力尚未制止战争，尚未促成政治解决办法，也尚未解决日益加剧的人道主义危机。

B. 非洲联盟

129. 非洲联盟继续利用各种办法和渠道努力调解苏丹危机。8 月底，非洲联盟宣布计划在 9 月组织一次会议，以召集苏丹主要政党和民间组织。⁹³ 这次会议将由非洲联盟委员会监督，但在编写本报告之时，由于文职力量之间的内部分歧以及前执政党全国大会党可能参加，会议没有举行。⁹⁴ 非洲联盟委员会还设立了一个扩大机制和一个苏丹问题核心小组。⁹⁵ 自 9 月以来，在非洲联盟主席、即科摩罗总统阿扎利·阿苏马尼的带头下，还采取了一项并行举措，以召集苏丹政治行为体。⁹⁶

130. 11 月 15 日，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举行了一次关于苏丹问题的会议，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出席了会议。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在公报中强调，应该制定一个统一的苏丹问题国际调解举措，由非洲联盟和伊加特共同领导。⁹⁷

⁹² 见 S/2021/40，第 35 和 145-146 段。

⁹³ 预计与会者名单将包括自由与变革力量-中央委员会、民主集团、阿拉伯复兴社会党、苏丹共产党、《苏丹和平朱巴协议》的所有签署方、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阿卜杜勒-阿齐兹·赫卢派(苏人解运动-北方局)(赫卢派)和苏丹解放军/阿卜杜勒·瓦希德派(苏解/瓦希德派)。另见 Sudan Facts, "African Union preparing for inter-Sudanese dialogue", 23 August 2023。

⁹⁴ 在开罗、坎帕拉、朱巴、内罗毕和亚的斯亚贝巴对苏解/瓦希德派、自由与变革力量-中央委员会、民主集团、苏人解运动-北方局、过渡政府前成员和苏丹非政府组织进行的面对面和电话访谈，2023 年 9 月至 12 月。

⁹⁵ 见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第 1156 次会议公报，亚的斯亚贝巴，2023 年 5 月 27 日。

⁹⁶ 见 <https://beit-salam.km/actualite/C3%A9s/communique-presse-soudan.html>。

⁹⁷ 见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正式公报，2023 年 11 月 15 日。

C. 政府间发展组织

131.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伊加特试图通过由肯尼亚总统威廉·卢托主持的解决苏丹共和国局势四方国家小组(吉布提、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南苏丹)调解冲突。快速支援部队支持伊加特发挥作用，但苏丹武装部队公开拒绝卢托总统参与此事。⁹⁸ 7月10日，伊加特在亚的斯亚贝巴通过了苏丹和平路线图，并讨论了部署东非待命部队的问题，苏丹武装部队立即拒绝了这一建议。在9月6日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四方小组强调伊加特参与吉达进程的重要性，并强调必须与文职行为体进行包容各方的协商。

132. 苏丹武装部队和伊加特之间的关系最近有所改善，这表现在布尔汉将军11月访问内罗毕和吉布提，并会见了卢托总统和吉布提总统兼伊加特主席伊斯梅尔·奥马尔·盖莱。这些关系的改善为12月9日举行的伊加特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特别大会铺平了道路，大会讨论的重点是苏丹问题。在这次大会上宣布，布尔汉将军和赫梅提都同意无条件停火和举行一对一会晤。⁹⁹ 不过，苏丹外交团官方否认了布尔汉将军同意上述任何条件。¹⁰⁰

D. 吉达会谈

133. 5月初，在沙特阿拉伯和美国当局的主持下，在吉达开始就停火和人道主义援助举行会谈。5月11日，双方签署了《承诺保护苏丹平民的吉达宣言》，其中承诺允许人道主义准入并尊重国际人道法。《宣言》没有得到执行，会谈于7月首次停止。

134. 11月4日，在第二轮会谈中，双方重申了《吉达宣言》。此外，双方除其他外同意参加一个联合人道主义论坛，以保证人道主义准入。由于缺乏进展，会谈于12月再次暂停。双方代表团之间的主要障碍是，快速支援部队拒绝从喀土穆和其他城镇撤出，而这是苏丹武装部队提出的一项关键要求。¹⁰¹

E. 邻国的举措

135. 7月13日，埃及在开罗主办了一次有邻国(中非共和国、乍得、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利比亚和南苏丹)参加的会议，以讨论苏丹冲突并找到区域解决办法。¹⁰² 7月13日结论声明中概述的新举措得到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的正式欢迎。8月7日在乍得举行了一次后续会议，各邻国的外交部长在会议

⁹⁸ 见《苏丹论坛报》，“苏丹拒绝肯尼亚担任伊加特四方主席”，2023年6月15日。

⁹⁹ 见政府间发展组织，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第41届特别大会公报，2023年12月9日。

¹⁰⁰ 见 *Dabanga*, “Sudan FA Ministry disavowal of IGAD communiqué ‘raises eyebrows’”, 12 December 2023。

¹⁰¹ 在坎帕拉、开罗、内罗毕和朱巴对苏解/瓦希德派、自由与变革力量-中央委员会、民主集团成员、外交官、苏丹政治家和过渡政府前成员进行的面对面和电话访谈，2023年9月至11月。另见《苏丹论坛报》，“调解人无限期暂停苏丹停火会谈”，2023年12月3日。

¹⁰² 见 <https://shabait.com/2023/07/14/communique-of-sudans-neighboring-states-summit-cairo-13th-of-july-2023>。

期间举行了会晤。与会者通过了一项结束冲突的计划，包括三个关键组成部分：停火；苏丹人内部的全面对话；便利人道主义准入。随后于 9 月 20 日在纽约大会届会期间举行了一次后续会议。¹⁰³ 在编写本报告时，该举措仍在继续。

十. 达尔富尔局势对该区域的影响

A. 南苏丹

136. 鉴于南苏丹与苏丹的历史、经济和安全关系，南苏丹自冲突开始以来一直表示有意调解苏丹危机。这一想法没有实现，因为主要国际和区域行为体对该国执行和完成这一任务的政治和财政能力持怀疑态度。据专家小组的消息人士称，苏丹武装部队本来会欢迎南苏丹的大力参与。另一方面，快速支援部队因怀疑南苏丹的中立性而较为不情愿。¹⁰⁴

137. 鉴于石油收入是朱巴的主要收入来源，上尼罗州和团结州至苏丹港输油管道的安全仍然是朱巴的主要优先事项。¹⁰⁵ 南苏丹与快速支援部队和苏丹武装部队保持关系，以确保石油输送不间断。南苏丹和苏丹对话者告诉专家小组，6 月，南苏丹官员与苏丹武装部队谈判，以便为输油管提供额外安保，避免苏丹武装行为体可能造成的破坏。¹⁰⁶ 10 月和 11 月，快速支援部队向南苏丹当局保证，它不会以石油设施为目标，石油运输仍不会受影响。¹⁰⁷

138. 10 月，南苏丹当局邀请《苏丹和平朱巴协议》签署方讨论解决苏丹危机的可能办法(见上文表 1 和第 5 段)。11 月，南苏丹接待了自由与变革力量-中央委员会代表团。这次访问的结果是，中央委员会和南苏丹成立了一个联合委员会，由中央委员会和南苏丹促进苏丹和平调解委员会的代表组成。

B. 乍得

139. 达尔富尔和乍得之间的边境线很长，以及达尔富尔数个主要社区成员(包括扎格哈瓦人、阿拉伯人和马萨利特人)出现在乍得东部，构成冲突溢出边境地区的风险。来自西达尔富尔的难民大规模涌入，加剧了与收容社区在获得服务、土地和资源方面存在的紧张关系。乍得东部的经济状况恶化，因为边境关闭导致来自苏丹的基本进口品减少，主要包括谷物、糖和燃料。

140. 乍得当局采取措施，减轻边境地区的安全风险。苏丹冲突爆发后，乍得政府立即成立了一个由有关部长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处理苏丹危机。当局还向边境

¹⁰³ 见国家信息服务中心，“苏丹邻国外交部长第二次会议在纽约召开”，2023 年 9 月 20 日。

¹⁰⁴ 对苏丹和南苏丹武装团体成员、南苏丹政治家、达尔富尔人以及埃及和土耳其的苏丹侨民进行的访谈，2023 年 4 月至 7 月。

¹⁰⁵ 见南苏丹，财政和规划部，2022/23 年度第一次季度宏观经济最新通报，2022 年 9 月。可查阅 www.mofp.gov.ss/doc/Q1FY2022_23EconomicandBudgetImplementationReport.pdf。

¹⁰⁶ 对苏丹和南苏丹武装团体成员和南苏丹政治家进行的访谈，2023 年 6 月至 12 月。

¹⁰⁷ 在朱巴、内罗毕和坎帕拉对苏解/瓦希德派和苏人解-北方局成员、南苏丹政治家和前部长、苏丹非政府组织以及石油贸易商进行的面对面和电话访谈，2023 年 10 月至 11 月。

地区派出了军事增援力量，以防止武装人员渗透。11月28日，苏丹驻乍得总领事 Gaddafi Abdullah 在边境城镇 Abeche 会见了联合部队指挥官 Osman Bahar Itno 将军。这是自苏丹爆发冲突以来，官员们首次以联合部队的形式举行会晤。¹⁰⁸ 联合部队的乍得特遣队继续在与苏丹接壤的边境地区的 Tine-Kariari 和 Tisi-Ade 沿线巡逻。

141. 快速支援部队在乍得，特别是在阿拉伯社区间建立了招募网络。例如，据乍得军方说，5月下旬，快速支援部队的4辆汽车来到 Marada 地区(即雷扎伊加特社区在乍得境内的据点)，并载着几十名新兵返回苏丹。虽然乍得当局收到了关于这次侵扰的情报，但他们无法拦截这些车辆。

142. 乍得当局试图在调解举措中发挥作用，特别是通过邻国的举措。例如，12月2日，乍得总统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八届会议期间与苏丹前总理阿卜杜拉·哈姆杜克举行了会晤，讨论苏丹危机的政治解决办法。¹⁰⁹ 不过，在苏丹武装部队指责乍得协助向快速支援部队提供军事支持之后，乍得政府与苏丹武装部队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见上文第41段)。¹¹⁰

C. 中非共和国

143. 苏丹冲突对达尔富尔和中非共和国边境地区产生了影响，包括对战斗人员和武器的流动(见上文第50-52段)和跨境贸易产生了影响。在冲突开始时，三方部队中的中非共和国特遣队90名士兵在设法撤离前被困在边境苏丹一侧的阿姆达福克地区。5月17日，快速支援部队占领了阿姆达福克，该地是与中非共和国接壤的主要边境站。据两国的多个消息人士称，这便利了快速支援部队在中非共和国东北部阿拉伯边境社区招募人员。¹¹¹

144. 4月和5月，由于苏丹危机，中非共和国东北部的经济状况迅速恶化。南达尔富尔州普遍存在不安全局势，这意味着从苏丹向中非共和国运送农产品和燃料的工作陷于停顿。这导致价格上涨和供应短缺，特别是在比劳和恩代莱地区，迫使中非当地贸易商在乌干达采购燃料。¹¹²

145. 据专家小组采访的苏丹和中非贸易商称，5月以后快速支援部队控制了边境，导致跨境贸易增加。当地贸易商向专家小组报告说，快速支援部队与当地边境社区进行了谈判，以保证货物安全、不受阻碍地通过，快速支援部队通过

¹⁰⁸ 与苏丹侨民、内罗毕和坎帕拉的苏丹解放军成员以及恩贾梅纳的苏丹侨民进行的通信和电话交流，2023年11月至12月。

¹⁰⁹ 见 www.dabangasudan.org/en/all-news/article/sudan-former-pm-hamdok-meets-with-chad-president。

¹¹⁰ 见《苏丹论坛报》，“苏丹外交部长拒绝乍得的道歉要求”，2023年12月11日。

¹¹¹ 见 Zarambaud Mamadou, “Conflits au Soudan: des soldats centrafricains membres des forces tripartites en difficulté”, Oubangui Medias, 2 May 2023, 以及在坎帕拉、开罗和内罗毕对西达尔富尔和南达尔富尔对话者进行的访谈，2023年5月至6月。

¹¹² 在坎帕拉和内罗毕对苏丹、乌干达和肯尼亚贸易商和商人进行的访谈，2023年5月至6月。

征收安全税从中受益。南达尔富尔的市场，例如阿姆达福克和 Sungu 的市场重新开放，向中非共和国东北部供应燃料和消费品。¹¹³

D. 利比亚

146. 苏丹冲突对利比亚南部的安全产生了影响，Khalifa Haftar 将军领导的利比亚国民军总指挥部于 4 月 25 日宣布关闭南部边境，并向边境部署了增援部队。¹¹⁴ 利比亚国民军当局主要担心的是，一些苏丹战斗人员可能从北达尔富尔逃到利比亚南部，这可能进一步破坏该地区的稳定。

147. 利比亚和达尔富尔之间的跨境贸易于 2023 年 4 月底停止。5 月，利用从勒库夫拉驶往法希尔的商用卡车恢复了跨境贸易。在编写本报告时，利比亚南部的柴油价格为每升 10 美元，而达尔富尔为每升 25 美元，这助长了从利比亚向达尔富尔走私这一关键货物的行为，包括向苏丹交战方提供再补给。

148. 驻扎在利比亚的几个主要达尔富尔武装团体，包括苏解/瓦希德派和苏丹觉醒革命委员会的几个派别，利用苏丹的混乱局势返回达尔富尔和喀土穆地区。不过，几个签署《苏丹和平朱巴协议》的团体保留了驻利比亚的部队。

十一. 旅行禁令

149. 安全理事会第 1591(2005)号决议第 3(d)段对四人实施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其中一人是穆萨·希拉勒·阿卜杜拉·纳西姆(固定编号 SDi.002)。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专家小组收到的经核实的报告称，希拉勒于 2023 年 11 月经陆路前往乍得，并抵达首都恩贾梅纳，在那里举行了非公开会议。在编写本报告时，希拉勒仍留在乍得。他访问乍得的行为违反了旅行禁令的规定。

十二. 建议

150. 专家小组建议委员会：

(a) 提醒达尔富尔冲突各方遵守国际人道法规定的义务，包括保护平民免遭暴力侵害的义务，包括保护妇女和儿童免遭性暴力侵害以及保护儿童免遭其武装部队招募，并提醒交战方，根据第 1591(2005)号决议第 3(c)段，可能对那些违反国际人道法或犯下其他暴行的人采取定向制裁措施；

(b) 提醒交战方和协助向达尔富尔转移武器和军用物资的各方，它们有义务遵守第 1556(2004)号决议第 7 和第 8 段规定的武器禁运措施，并重申可根据第 1591(2005)号决议第 3 段(c)指认违反武器禁运者，以便对其采取定向措施。

¹¹³ 在朱巴和内罗毕对来自中非共和国、南达尔富尔州和苏人解运动-北方局的商人进行的面对面和电话访谈，2023 年 10 月至 11 月。

¹¹⁴ 见 Ahmad El-Assasy, “Libyan army closes borders with Sudan”, *Libyan Review*, 24 April 2023.

Annexes

Annex 1: Arms and ammunition used during the violence in El Geneina

1. In their attacks on El Geneina, RSF and allied militias, in addition to using assault rifles and 12.7 and 14.5 calibre machines guns, also deployed heavier calibre weapons such as mortars, and rocket launchers.¹¹⁵
2. On 13 May, several local sources saw RSF members using a heavy gun mounted on a Landcruiser vehicle, in Al Madaris neighbourhood. Cartridges of 30x165mm High Explosive Round were found on the site after the vehicle left. Such ammunition is customarily used on aircraft guns, such as those equipping the Sukhoi and Mig in possession of SAF Air Force. Most likely, RSF, who are not known for having had access to aircraft guns, looted such guns from SAF during a battle, and fixed them on Landcruisers as anti-aircraft system.

Photo of a 30x165mm High Explosive Round cartridge, El Geneina, May 2023



Source: Confidential

3. From 12 May 2023 onwards, RSF and allied militias begun extensively using RPG-7 rocket launchers, mortars (60mm, 100mm and 120mm), and heavy rockets such as 107mm Type 63-2, a high-explosive surface-to-surface rocket, as illustrated by various videos of fighters, testimonies, and remnants of ammunition. Mortars in particular were used to target gathering sites in places such as Al Madaris areas.

¹¹⁵ Cartridges, ammunition and unexploded ordnance collected by local civilians were inspected by the Panel.

Photo 5: Photo of remnants of RPG-7 ammunition (right) and of remnants of 60 and 100 / 120mm mortars (left), El Geneina, May 2023



Source: Confidential

Photo 6: Photo of remnants of 1989-produced 107mm Type 63-2 rocket, El Geneina, June 20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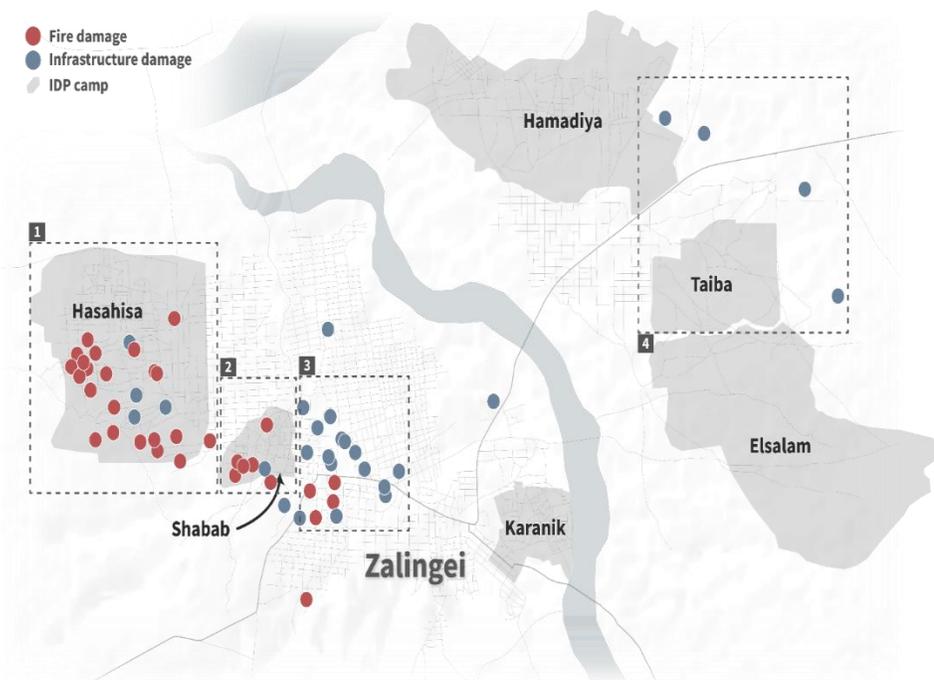
Source: Confidential

4. Sudanese Alliance (SA), a JPA signatory movement, had about 25 vehicles based in El Geneina, mounted with 12.7mm and 14.5mm machine guns, and also had RPG-7, according to local sources and videos of the clashes.¹¹⁶ In early May, SA fighters started to run short of ammunition which led them to withdraw from the town on 14 June. In general, ammunition shortage was the main issue for SA as well as for Masalit self-defence groups.

¹¹⁶ About 13 cars for Bukhari Abdallah's faction, about 9 for Wali, about 5 for Bahar Karama and about 4 for Abdu Al-Khlikh Dodeen.

Annex 2: Destruction and attacks in Zalingei

Map of IDP camps, with an overlay of verified fire and infrastructure damage from April until November 2023 in Zalingei, Central Darfur.



Sources: OpenStreetMap contributors, IOM DTM Round 6, Annotations by the Centre for Information Resilience (CIR). Prepared by CIR. (The boundaries and names shown and the designations used on this map do not imply official endorsement or acceptance by the United Nations)



Satellite imagery showing fire and infrastructure damage in Hasahisa IDP camp, Zalingei. Left image-Obtained 8 Jan 2023. Right image-Obtained 11 Nov 2023.

Sources: Planet Labs PBC, Annotations by the Centre for Information Resilience (CIR). Prepared by CIR.

(The boundaries and names shown and the designations used on this map do not imply official endorsement or acceptance by the United Nations)



Satellite imagery showing active fire [12.90985,23.45163] and damage to infrastructure [12.91139, 23.45236] in Hasahisa IDP camp, Zalingei. Left image-Obtained 08 Jan 2023. Right image-Obtained 11 Nov 2023.

Sources: Planet Labs PBC, Annotations by the Centre for Information Resilience (CIR). Prepared by CIR. (The boundaries and names shown and the designations used on this map do not imply official endorsement or acceptance by the United Nations)



Satellite imagery showing burn scars in and around shelters in Hasahisa IDP camp, Zalingei. [12.91849,23.45597]. Left image-Obtained 08 Jan 2023. Right image-Obtained 11 Nov 2023

Sources: Planet Labs PBC, Annotation by the Centre for Information Resilience (CIR). Prepared by CIR. (The boundaries and names shown and the designations used on this map do not imply official endorsement or acceptance by the United Natio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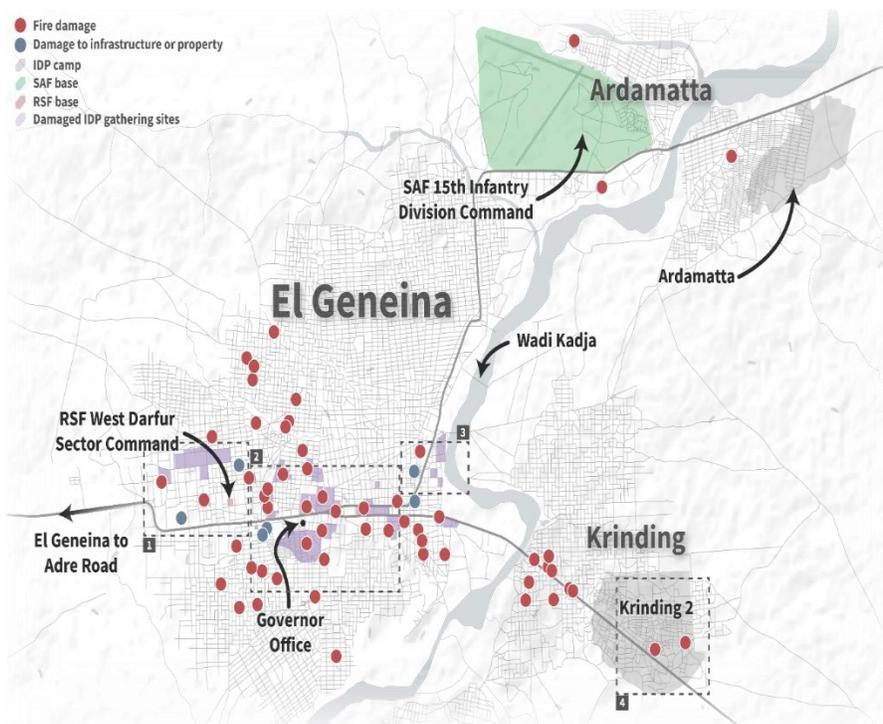
Satellite imagery showing damage to school buildings [12.90880,23.46955], government buildings [12.90956,23.47069], and civilian property [12.91046,23.46811] in Al Hai Al Gharbi, Zalingei. Left image-Obtained 8 Jan 2023. Right image-Obtained 11 Nov 2023. Sources: Planet Labs PBC, Annotations by the Centre for Information Resilience (CIR). Prepared by CIR. (The boundaries and names shown and the designations used on this map do not imply official endorsement or acceptance by the United Nations.)



Satellite imagery showing damage to Zalingei University, School of Agriculture buildings east of Zalingei [12.93356,23.50195]. Left image-Obtained: 2 Mar 2023. Right image-Obtained 11 Nov 2023 (right). Sources: Planet Labs PBC, Annotations by the Centre for Information Resilience (CIR). Prepared by CIR. (The boundaries and names shown and the designations used on this map do not imply official endorsement or acceptance by the United Nations.)

Annex 3: Destruction in El Geneina

map of IDP camps, with proximity to SAF & RSF bases and overlay of verified damage to infrastructure and IDP gathering sites from between 15 April to November 2023 in El Geneina, West Darfur.



Sources: OpenStreetMap contributors, IOM DTM Round 6, Annotations by the Centre for Information Resilience (CIR). Prepared by CIR. (The boundaries and names shown and the designations used on this map do not imply official endorsement or acceptance by the United Nations.)



Satellite imagery of fire damage at IDP gathering locations and infrastructure damage west of El Geneina. Left image-Obtained: 19 April 2023. Right image-Obtained 17 November 2023.

Sources: Google Earth, Airbus DS, Planet Labs PBC, Annotations by the Centre for Information Resilience (CIR). Prepared by CIR. (The boundaries and names shown and the designations used on this map do not imply official endorsement or acceptance by the United Nations.)



Satellite imagery of fire damage at IDP gathering locations, Abuzar, El Hujjaj, Al Jamarik IDP camps, and infrastructure damage in El Geneina. Left image- Obtained 19 April 2023. Right image -Obtained 17 November 2023 (right).

Sources: Google Earth, Airbus DS, Planet Labs PBC, Annotations by the Centre for Information Resilience (CIR). Prepared by CIR. (The boundaries and names shown and the designations used on this map do not imply official endorsement or acceptance by the United Nations.)



Satellite imagery of fire damage at IDP gathering locations and infrastructure damage in Majlis and Al Tadamon neighbourhoods, El Geneina. Left image-Obtained 19 April 2023. Right image-Obtained 17 November 2023.

Sources: Google Earth, Airbus DS, Planet Labs PBC, Annotations by the Centre for Information Resilience (CIR). Prepared by CIR. (The boundaries and names shown and the designations used on this map do not imply official endorsement or acceptance by the United Nations.)



3
Satellite imagery of fire and infrastructure damage in Al Nahda North and Al Zuhur neighbourhoods, east El Geneina. Left image-Obtained 19 April 2023. Right image-Obtained 17 November 2023.

Sources: Google Earth, Airbus DS, Planet Labs PBC, Annotations by the Centre for Information Resilience (CIR). Prepared by CIR. (The boundaries and names shown and the designations used on this map do not imply official endorsement or acceptance by the United Nations.)

Annex 4: Satellite imagery showing damage to Nyala



Satellite imagery showing damage to the Nyala Grand Market area east of SAF 16th Infantry Division command. Left image-Obtained 8 Apr 2023. Right image-Obtained 24 October 2023.

Sources: Google Earth, Airbus DS, Planet Labs PBC, Annotations by the Centre for Information Resilience (CIR). Prepared by CIR. (The boundaries and names shown and the designations used on this map do not imply official endorsement or acceptance by the United Nations.)



Satellite imagery showing damage to Nyala Military Hospital and surrounding buildings in Al Gomhuria neighbourhood, central Nyala. Left image-Obtained 8 Apr 2023. Right image-Obtained 24 October 2023.

Sources: Google Earth, Airbus DS, Planet Labs PBC, Annotations by the Centre for Information Resilience (CIR). Prepared by CIR. (The boundaries and names shown and the designations used on this map do not imply official endorsement or acceptance by the United Nations.)



Satellite imagery showing damage to government and educational buildings in Karari East neighbourhood, Nyala, southeast from the SAF 16 Infantry Division. Left image-Obtained: 8 Apr 2023. Right image-Obtained 24 October 2023.

Sources: Google Earth, Airbus DS, Planet Labs PBC, Annotations by the Centre for Information Resilience (CIR). Prepared by CIR. (The boundaries and names shown and the designations used on this map do not imply official endorsement or acceptance by the United Nations.)

Annex 5: Letter addressed to the Panel from th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UAE to the United Nations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TO TH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البعثة الدائمة
للإمارات العربية المتحدة
لدى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نيويورك

Ref. 2023/1087

21 December 2023

Ms. Bernal,

I write in reference to your letter Ref. S/AC.47/2023/PE/OC.34 dated 14 December 2023, which makes several requests for information and seeks a response by 21 December 2023. At the outset, I wish to reiterate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continued commitment to comply with its obligations under the sanctions regime established by the Security Council, as well as its continued support for the mandate of the Panel of Experts on the Sudan (Panel) and commitment to cooperate with the Panel.

Mindful of the very short timeframe provided by the Panel, on behalf of the concerned authorities in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I am writing to provide the following responses to the Panel's requests for information.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emphasizes tha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conflict, it has played an active role in de-escalation efforts in Sudan, supported peaceful political options, as well as all initiatives put forward in this regard.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further emphasizes that flights from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transported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to assist Sudanese civilians displaced by the conflict in Sudan and the people of Amdjarass. This included medicines and medical equipment necessary to operationalise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field hospital, as well as food, tents, and well-drilling equipment. There have been 122 flights from the UAE carrying a total of 2,500 tonnes of

humanitarian aid. In addition to establishing the field hospital,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has included rehabilitating three schools in Amdjarass, drilling three water wells, refurbishing four mosques, and providing three mobile clinics, two ambulances, 4,389 food parcels, 1,000 school bags, 1,000 tents, 950 outdoor solar lights, 2,004 blankets and cloths, 30 computers and 10 sewing machines for capacity-building and training, and 1,016 Qur'ans.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would welcome, should the Panel of Experts wish, a visit to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field hospital, to learn about the humanitarian efforts undertaken by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With respect to the Panel's investigations regarding financial networks, the Panel's requests for information have been transmitted to the concerned authorities in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The concerned authorities in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confirmed that Al Khaleej bank is not licensed to engage in any activity in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I thank the Panel of Experts for their cooperation, and I ask that the above response be reflected in full in the Panel's upcoming report.
